

人質

人質

史提芬·海姆著
馬耳譯



古今出版社

HOSTAGES

By

STEFAN HEYM

質 入

譯耳馬 著姆海·芬提史

『彈炸的藝文類一』

CHARLLE LEE, Philadelphia Record

1943

前記

『人質』是在美國最近出版的一本長篇小說。作者是一個捷克人。美國的報紙和雜誌都稱贊這是一本好書，一本銷路最佳的讀物。顧名思義，『人質』也應當是一本引人注意的作品，因為牠還含有新聞報導的意義。所以當友人孫晉三兄給我下面的譯文所根據的那本原文，和問我是否有意譯這本書時，我頗繃了一下眉頭：因為這書既含有新聞的性質，譯的人一定多。我把牠在床頭擱了一個多月，結果，不知怎的，壓不住一種熱情，居然還是花了很短促的時間，一口氣把牠譯了出來。這『熱情』是什麼？就是我對於這書中的一個『傻瓜』耶諾西克的愛好。他是捷克民族的結晶，也是捷克民族的英雄。我想凡是看過他一眼的人，誰都不會不起一個深的映象的。

作者史提芬·海姆（Steph. Heim）是一個很生疏的名字。但無疑地他是一個有天才的作家。這本書沒有流為普通的新聞報導，而成了一部名貴的文藝作品，就證明作者

有很好的藝術修養。這小說結構緊巧，人物活躍如生，還證明作者是從實生活中吸取極的題材。不錯，在這書原本的封面上的介紹辭裏，作者的父親據說就是布拉格——捷克京城——德國秘密警察的一個人質，被釋後回家自殺了的。這景象在作者頭腦裏的映象一定是很深的。是以這書寫得很沈痛。但在沈痛之中作者表示出了一個熱烈的信仰——那就是，他國家的人民有能力反抗侵略，而且會勝利的。

原書有二十多萬字。美國的讀者，生活在極高度的工業化社會中，很少有時間來讀一些『巨著』。而巨著跟着印刷術的發達，產量又是那麼多。所以有人就專門來做『節本』的工作：把原書的一些枝節剪掉，縮成一本較小的書，使得大家能夠讀到。這技術現在發達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於每個節本看起來像一本獨立完整的書，這本譯文的原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牠的結構緊湊，不是一本很完美的中篇小說麼？在目前這個戰爭期間，當紙張，國家的勞力和個人經濟都很有限的時候，這辦法或者不是對於作者不敬的。

人質

「耶諾西克！耶諾西克！西克西克！」

酒保的尖聲音在那個狹小的樓梯間響着。這樓梯間從烤肉間一直通到盥洗室。

看門人耶諾西克回着：「他媽的什麼東西？」

「快來，帶一個桶和掃帚來！」

耶諾西克接着不高興的聲音：他是二個勤務，二個思想頗為遲鈍的人，所以他不要馬上就去。他悠悠地遊蕩地拿起掃帚，桶。吸着煙，走出馬廄間，把桶在水管下接滿了二桶水，於是走上樓梯來。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刻板的步子。

他的腳是習慣於穩穩地踏着氣地的，這倒也好，因為一個德國的軍官從樓梯上滾了下來，眼矇矇的，面孔帶着病態的白色。他抓着耶諾西克的寬肩膀，作為一個倚靠。

「站穩，站穩，老東西！」耶諾西克說。「一直往前走——你就可以找到馬廄間



的。」

可是這醉漢在樓梯上倒下來了。他把頭埋到雙手裏，開始抽噎地哭起來——一個高聲的，嗚咽的，可笑的，女子氣的聲音。這樣子很可憐，可是耶諾西克不覺得傷心。他聳聳肩，走過去了。

站在酒吧旁邊的人們讓開路給耶諾西克。他在梯子上碰到的那個醉漢，在地板上吐了一陣子。耶諾西克把他吐的東西望了一眼，很不贊同地搖了搖頭。

「快來，把他掃乾淨！」一個銳利的聲音說着德國話。

耶諾西克開始掃地了。那位納粹軍官把頭掉向第二個人，說：「這些捷克人，懶東西——既髒又沒有秩序。請看看這個茶房吧！」

這第二個軍官對於這批評沒有發生什麼興趣。「我們不應該把格拉斯納普帶來的。」他啞啞地說。「他經不起一兩杯酒——一會兒就感傷起來，於是就隨地亂吐。」

「讓他隨便吐吧，」第一個軍官堅持地說。「這些捷克人不會發牢騷的。他們不會跑開的。他們害怕，你知道，他們害怕如果他們走掉，他們會得罪我們的。」

捷克的老百姓已經不開口了。曼納斯酒巴間是一些布拉格的士流捷克人常去的，因此那兒的每一個人都懂得德文。

一個身材結實的年青人一直坐在牆角的一個桌子旁，這時站了起來。茶房，把張單拿來。「於是把頭轉向他的同伴，他說：『我想我們最好還是走吧，下洛訶施。這兒的空氣有點兒悶人哩。』」

那位納粹黨人走到這個年青人身旁來。他的步子兒不大十分穩。當他走近桌子旁時，他筆直鼓起勁站着：

「我是巴則爾大尉，屬於四百三十一步兵團的，請問你貴姓？」

「我的名字是比得·盧訶維茲。」

「唔，盧訶維茲先生，你大概不會因為不喜歡我，或馬施曼中尉，或吃不消這兒賣的臭松子酒的那個可憐的格拉斯納普中尉，而離開此地吧，會麼？」

「我有一個約會要去，」盧訶維茲說。

巴則爾露着牙齒笑了笑。「不過你先說過，這兒的空氣有些太悶人啦。」他停止了

圍着圍笑，走近盧詩維茲。「如果這空氣對我和馬施曼中尉是夠好的話，那當然對捷克們捷克人也是夠好的。懂得嗎？」

「懂得，」盧詩維茲說。

「那就很好，非常之好。」巴則爾變特和氣起來。「這還事我讓你和我們喝一杯酒。你要知道——於是他便做一個極其的姿式，對在場的每一個人說——「只要你請捷克人合作的話，我們可以相處得很好的。」的確很好。」

拉着盧詩維茲的手臂，這位大尉又搖搖擺擺地走到酒巴那兒去。

掃着地板的耶諾西克，看到這情景，頗有點疑懼。誰都不能夠預言，當德國的軍官們放縱起來時幻想要教育捷克人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的。

而這兒，在一大堆客人中間坐着的是布拉達。他得和他說幾句話，而他還得安全地走出去。假如每一次一個客人要離開的時候，這位巴則爾大尉就會被得罪了，那怎麼辦呢？布拉達是在這巴的最遠的近頭安靜地吸着啤酒。

當耶諾西克拿起桶的時候，他的眼睛碰到了布拉達的視線。耶諾西克把頭掉向樓梯

——這是一個暗號，除了布拉達以外誰都不會覺得的。走下樓梯時，耶諾西克忽然記起那位吃醉了酒的軍官也許還在馬福間內呢。耶諾西克低低地咒罵了一聲。布拉達也許會走下來，那麼他們就不能談話了。今天什麼都反了常！

可是使耶諾西克吃驚的，倒是他發現今天海岸線很清明。那個醉漢——他叫的什麼名字？——啊，是的，格拉斯納普——已經很確定地不在房子內了。雖然耶諾西克並不怎麼地關心這位醉漢的命運，這樁事兒倒是很糟糕的。也許他走過這小小的邊門而到碼頭上去了。也許他會看一看，確定一下吧？那碼頭並不怎麼寬，而且也沒有欄杆可以擋住人不要落到莫爾都河裏去的。

耶諾西克接受當曼納斯咖啡店的看門人這一個職業是因為他得要有一個地方使得他能會見人和毫不引人注意地能和人談話。而當他擦一個來拜訪他的人底皮鞋時，他該是能夠佈置多少計劃呵——甚至於刷一個人的領子的那一忽兒時間，都可以給他一個機會說幾句話——比如他得傳遞的一個地址啦，他得傳播出去的一個警告啦。而且，只要當他一下了工的時候，他就可以把一個消息留在那個裝些救傷用的醫藥匣子裏面。

洗盥室的門開了，布拉達走了進來。

「請給我一點兒肥皂吧，」他說。

「我們可以談談，」耶諾西克開始說，「可是你得馬上離開此地。那些軍官就在那兒——」

「他們簡直要鬧翻地獄，」布拉達報告說，「這些大嗓子的牛皮大王。可是一切都沒有出亂子。今天是星期四。下星期二，最遲星期三，軍火船就會開過來的。我這一組人總算是盡了職了；包裹已經是準備好了。在軍火沒有從駁船運到貨車去之先，碼頭夫得先完成他們的工作。現在請記好這個地址：華茨立克，斯米卻烏斯加街，六十四號。請你念一次吧。」

「華茨立克，斯米卻烏斯加街，六十四號，」耶諾西克慢慢地念着。「我不會忘記的。」他掉過身去洗面盆，布拉達就輕輕地走了。

立刻在樓梯上有急促的腳步聲。酒保把頭伸向門外望。「咳——」那個軍官到那兒去

了呢？告訴他快點吧，同時還告訴他不要忘記了扣褲子囉。」

「我不能告訴一個德國的軍官去扣他的褲子。」耶諾西克枯燥地說。「那有傷他的尊嚴嘛。」

「告訴他，說是巴別爾大尉這麼說的，」酒保回答說。「他要去了。我真高興，他們終於是在這兒呆厭了！」在他的話語後邊拖着的是一個大的歎息聲。

耶諾西克需要時間來想一想，需要時間使布拉達逃出去。

「你認識，」他問酒保，「以前在其其可夫開金色安琪兒酒館的奧多·克魯巴其加嗎？」

「我管不了你的奧多·克魯巴其加，」酒保說。「我得趕早回家。請你把那話傳給那位軍官好嗎？」

耶諾西克抓着酒保的手臂。「不過假如我告訴你關於克魯巴其加的事，那是非常重
要的——你懂得嗎？」

酒保退縮着。「讓我走吧！」

耶諾西克毫不在乎地繼續說道：「這位克魯巴其加有一個年青的女人，很會做肉圓子，肉圓子和一種特殊的醬油。那醬油裏面一定有某種特殊的東西——克魯巴其加老是跟她鬧不好——你懂得嗎？」

那位酒保在他的職守和渴望聽完這故事兩種心情之間徘徊着。「我得走了，」他說：「快點講吧，我的天！」

「唔，」耶諾西克演繹着他的故事，說，「一個天氣很好的一天，克魯巴其加做完了工回家，希望吃一頓很豐盛的晚餐，可是晚飯連一點兒影子也沒有。他的女人同一個叫做路德維基·波勒其加的傢伙逃了，這傢伙是一個很漂亮的年青醫學生……」

這位酒保鬆了一口氣。「幹陰子的，」他很壯嚴地說，「你要把這個毫無趣味的故事拖延我一些時刻呢？」

「爲的這故事是無獨有偶，」耶諾西克很有耐心地解釋着說。「像那位可憐的奧托的太太一樣，你的軍官也一定會逃掉了的。他已經不在這兒了。他不見了。」

「那是不可能的！」在這酒保的聲音裏面帶有一種恐怖。

「你仔細看一看吧！」

這酒保真的看了一看。他把每一個飲酒間的門都看了一看；他向黑夜裏觀望，從側門一直向碼頭那兒望去——格拉斯納普中尉連影子也沒有。

「在天的聖母呵！」他苦痛地叫着。「這太可怕了！這太糟糕了！」於是他向耶諾西克吼着：「你懂得這事的意義嗎？」

「不懂，」耶諾西克老實地回答着，「我不懂。」

只要布拉達能夠逃走掉了的話！

這位酒保變得面如土色。「你是這麼一個傻東西，我真可以殺掉你！」他說，於是走上了樓梯。門是開着的。耶諾西克可以聽着接續着的興奮的響動。接着沈重的皮靴聲在梯子上可以聽得見了。耶諾西克看到了那位納粹軍官走來了——起先是他的皮靴，於是他的褲子，最後是他整個的人。他的樣子並不好看。在這位軍官眼睛內露着的是恐怖，是暴君似的凶狠神氣。他的右手握着一枝手槍。

「格拉斯納普中尉到什麼地方去了？」巴則爾問着。

耶諾西克用一個沒有辦法的委式舉起他的手，「老實講，大人，我不知道。到這個房間裏來的客人我不能每個都去查看的。我那時到樓上去了。」他開始從馬桶間內取出新用的毛巾來。

巴則爾大尉似乎是惱起火來了。「跟我來！」他命令着。

「幹啥子呢？到什麼地方去呢？」

巴則爾用他的槍在耶諾西克的肋骨間撥着。

「來，」他猩猩地說。

耶諾西克發出一個受了傷的天真的微笑。「老爺——我不過只是詢問一下而已，因為我的老板不願意我拋開工作去撒野呀。我很感謝你陪着我。你的邀請使我感到榮幸。你要我幫忙你找找這位——這位格拉斯納普大尉嗎？」

耶諾西克繼續快樂地喋喋不休地講着，當兩人向樓上走的時候。

從樓裏面是鬧哄哄地充滿了興奮，巴則爾用一個最有威權的聲音喊着：

「肅靜！」

一切馬上就肅靜起來了。

「有一件事情發生了，」他慢慢地說，爲的是要節制住自己的舌頭。「有一件事情發生了，使得我要取斷然的處置。格拉斯納普中尉不見了。很神祕地不見了。」

「這是一個困難的時期。我們德國人是要努力恢復這個國家的秩序。但我們的努力並沒有人能了解。有時，我們的人是弄得失蹤了。請你們注意，我並不是在責備你們任何人。至少，時機還沒有到。」

「他未必不可能是已經回到你們的營房裏去了嗎？」有一個人插嘴進來。

「誰說的這句話？」巴則爾尖銳地問。

「我問的，」一個身材很魁梧的中年人回答着。「我叫做萊夫·普拉森格，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組合的董事長。」

「好吧，」巴則爾用一個應戰的態度說，「也許你還能告訴我們，格拉斯納普是否從這門出去的。」——他指着開向街道的那一道門——「你什麼時候看到他離開的？」

呢？」

「我很對不起，」普拉森格回答說，「我那時是忙着和我的朋友華倫斯坦談話。」
「當然，每一個人都是忙的，」巴則爾繼續說，很高興他所用的處置普拉森格的這個方法。「我們將會知道，他們是忙着作什麼事的。所以——我們得把你留在這兒，等待警察的到來。這是公事公辦。」

巴則爾讓燈光落到他的槍上，使得槍桿射出來的光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於是一種恐懼的沈寂充滿了空間。只有那位酒保很不必需地，無意義地把一些酒杯洗來洗去，擦了又擦，發出一些叮噠的聲響，打破這沈寂。

耶諾西克站着，輕鬆了一截，因為他已經看到了布拉達已不再在房間裏面了。至於他自己，耶諾西克倒是毫不在乎的。那些喝醉了的傻瓜們所喊來的警察，也許已經得到了每一個人的地址，而所能做的恐怕也就盡於此了。當然他們不會麻煩耶諾西克——一個馬桶間的小茶役——的。他看起來既不聰明，而談起話來，還有一套辦法使得警察人員莫明其妙。

警察到來後的這一片沈靜，拖得使人無法忍受地長。客人們越弄越不安起來，而馬施曼中尉和巴則爾大尉，一直揮動着他們的槍，開始覺得自己有些優氣起來。馬施曼跟他的上司低聲地說：『假如格拉斯納普真的溜走了，回到了營房裏去，而現在正睡得鼾聲如雷——那將怎麼辦呢？』

巴則爾的問答被一隊走近來的警察的尖口笛聲所打斷了。於是皮靴釘子在人行道上刮刮地響，之後酒館的門就大聲地被拉開了。穿着黑製服的國社黨警察巡邏隊擠了進來，在他們前面領頭的是一個紅面孔的青年人，看起來頗像一個拳術學校的學徒。他向四週很快地望了一眼，於是走向巴則爾大尉。

『我的名字是叫做格魯伯，先生。我是國家秘密警察裏警察長萊茵哈特的副官。現在這亂子是一回什麼事呢？』

『巴則爾大尉，第四百三十一步兵隊，』是一個簡截的回答。『我覺得目前是一個最不幸的局面。我們的一位同志格拉斯納普中尉似乎是被綁票綁去了——很可能地是被暗殺掉了。我已經把這酒店裏的每一個人扣留住了。他們之中總有一個人，也許好幾

個，可能牽涉到這件暴行裏面去的。」

格魯伯點了點頭。「很好，大尉。格拉斯納普中尉是什麼時候，怎麼樣兒不見了的呢？」

「在十一點鐘前後，」巴則爾說。「他有點不舒服起來，於是走進馬桶間去——之後就一直沒有出來。」

「馬桶間沒有看管的人嗎？」

耶諾西克正站在他的「角裏面，觀看這一幕。他已經料想到這一個對白，所以他站了出來。

「有什吩咐，老爺，」他說。「這是我的職務。可是，說老實話，我也曾經看過好的日子啦。唔，曾經也有一個時候我瞧不起像我這麼的一個人。可是……」

「關住你的臭嘴！」格魯伯克服了他對於他這口若懸河的言辭所起的第一個驚奇後，說。耶諾西克就遵命閉住嘴了。可是他的面孔很明白地表示出他是一個敏感的人：雖然是一毫不客氣地被反駁了一下，仍是打算幫忙的。

「你看到格拉曼納普走到馬桶間去嗎？只須回答是或否！」格魯伯很決地加了後面一句，因為他看到耶諾西克吸了一口長氣。

「這要看情形而定，」耶諾西克說。「我看到了他，同時也沒有看到了他。」

「這傢伙瘋了嗎？」格魯伯生氣地問着。最後，酒保的聲音叫了起來：「假如你准我開口的話，老爺，他是有點兒呆氣呀。」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格魯伯繼續問着耶諾西克。「你到底是看到了一個人呢，還是沒有看到了一個人。」

耶諾西克快樂地微笑了一下。「當然的！如果你要這麼說的話，那倒很容易呢。」

我看到他——但我沒有看到他走到男子用的馬桶間裏去，老爺。」格魯伯的眼睛狹了

下來：耶諾西克是在開他的笑玩嗎？耶諾西克繼續着說：「他醉得很厲害。看起來真使

人傷心。我常常看到許多的醉漢，可是他是醉得最糟糕的一個——假如我可以這麼說的

話。他幾乎倒到我的懷裏去了，可憐的傢伙。他那時在哭。眼淚一直沿着他的面孔流

着——

這時巴則爾大尉叫了起來。「格魯伯先生！這個髒的捷克人是在說着一個德國軍官呀！我要求——」

耶諾西克知道這位年青小伙子的第二個行動。這一定也是一個很簡單的行動——格魯伯會打着他的頭的。不過耶諾西克倒不願意挨打。他希望建立起他是一個與人無妨的糊塗蛋的這種名譽來——他已經達到了這個目的。同時他還要使人相信他是不在場的。

「請聽小人伸訴，老爺——我看到中尉的最後一次是當他在樓梯上坐着，拼命亂噁的時候。不過，他倒底是否走進馬桶間，小人是不不得而知的。小人走到這兒來，乃是因為他醉了，而且吐的可怕的一大堆——」

「好了！好了！請不要再噁下去吧！」格魯伯了解了他現刻不能在這兒解決這件事子。「把你們的東西帶好！」他吼着。「你們跟我們到總司令部去。」

這些客人被秘密警察又推又拉着，收拾起他們的東西。可是有兩個客人倒坐在桌子旁不動——萊夫·普拉森格和華倫斯坦博士。

普拉森格是毫不在乎地抽着一支雪茄。而華倫斯坦正在研究他這位同伴的雙鏡的圖

容。格魯伯，手又在屁股上，走向他們。普拉森格把雪茄煙含在嘴唇上，說：「我想你不會把我也包括到你的小小的喜劇裏面去的。」作爲一個回答，格魯伯舉起他的右手，就是在普拉森格的頰上一擦。這一舉是如此地重，以至於他口裏含的雪茄煙飛到這房間很遠的一個角落裏去了。

「你將會說不出地後悔的！」普拉森格說。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破碎。「碰巧我是戈林的一個朋友……」

「同志！」格魯伯喊着。一個快要離開這房間的一個丘八又匆忙地走了轉來。「這位紳士告訴我們，說他是戈林將軍的一個朋友。我想他不必一定要和其餘的人一同步走的。把他捆起來，裝到車子裏面帶去。如果他有任何意外的行動的話，你知道是如何應付的！」

警察長萊茵哈特是單獨地坐着，在他的一個寬大的桌子後面。這桌子上一點兒小小的灰塵他都喜歡拂乾淨。他老是喜歡跟自己講：「這就是我的戰場。我底這一部份的前

線——她必得要作為模範。她例行公事地翻着一個文件夾，上面標着：「愛力克·格
拉斯納普，一等中尉」

個人紀錄是很簡單：一九〇九年生於賈茲省；在賈茲的小學和中學畢業。在訶龍進
大學——研究語言學。一九三九被動員入伍。在捷克，波蘭，挪威，法國服役。從不曾
上過前線——眼睛視線不好，平度個

他結過婚嗎——沒有。也不會有過私生子。唔，男子從不會承認這類的事的，甚至
於當我們使得他覺得當一個未來兵士的父親那種驕傲的時候。

讓我瞧瞧看還有什麼別的東西沒有。軍事手冊。而這兒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封信。一
封從來不曾寫完，也沒有發過的信——也許這是這案子的唯一線索吧。

親愛的密拉達——我頗有些兒失望，正如你可以從這事實看得出來：在我們之
間發生那事以後我終於還是向你寫信了。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同時我保證你，我的
行動完全是出於好意的。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我能把他送回嗎？

支持着你的希望是我要看你的唯一理由。而你已漸漸成爲我生命中的某種東西，這東西我很難說出一個定義。我的生命不再是那麼地空虛了——

現在，這一切都完了。我再沒有任何的權利來要求你——

——人

這信在冰寧和格拉斯納普浸了十二小時之久。他們在試驗室裏花了好大的氣力把牠認出來，修飾成文。萊茵哈特在桌上敲起一個進行曲。他一點也不喜歡這封信。牠頗帶有自殺的氣味。

他拿起格拉斯納普中尉的照片。他倒是沒有什麼特殊之點。一個普通人的普通面孔。他的面頰薄而下垂，是一個生滿了紅疹子的形象。嘴唇蒼白，無從描畫牠的性質，可是他的下巴倒是形狀很好。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什麼是最可能發生的呢？爲什麼有人居然要求對付他呢？爲什麼呢？

萊茵哈特拿起十張紙。他開始心不在焉地寫着：

「誰是這位密教達妮——」一定得向軍官們詢問一下。

二、密拉達和格拉斯納普之間發生了什麼呢？——密拉達很顯然地是一個捷克名字。其關係，無論如何，是不合於軍事規程的。

三、把這他「送回」誰是這個「他」呢？

四、這故事的其餘部份是夠清楚的。格拉斯納普用他的好意來看密拉達。性命

而新的意義……

送給哈特把這紙張推開過去。這一切都是假事。要做的事是得找到這位密拉達女人身拷問她。於是，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謝里萊泰爾哈特不安心地倒在地上，新納普似乎是真的自殺了。也許，當他喝醉了酒有點感傷時，她很簡單地落到河裏面去了，而他不打算掙扎一下，因為他已經生活厭了。倒是很使人難堪地簡單呢。

可是，謝里萊泰爾哈特想：如果事情是這樣發生的話，老百姓可是永不能知道的。德國的軍官總是勇敢地死去。正如英雄一樣。把格拉斯納普弄成一個英雄，乃是一件榮譽的事。雖然不能使人懷疑到他自殺，他自殺。這應該使人看起來是一件謀殺案子。

現在他沒有什麼東西可作了！格魯伯從曼納弗酒店不分青紅皂白拉進來的一批人，總不能讓他們自由談話。他們得拘留着當做嫌疑犯——當做人質。除非那個殺人犯是捕到了，他們就得死法。

這該是官有多大，宣傳性價啊！這城市的所有的街頭巷尾都貼滿了佈告——無論何人，告密因而捕獲到了那個謀害格拉斯納普中尉的可惡的刺客者，得獎金五萬克龍。假如那位刺客，或者許多的刺客在一週內沒有捕到的話，廿個人質將得被槍斃的！

萊爾哈特現在是此間完全改變了的人。一切遲滯的現象現在是沒有了。他上上下下地走着，彈着手指揮自己對自己說話。

於是他抓起另外一張紙，於是自己在桌子墊着腰，寫着這佈告的初稿。接着他按了
一下鈴。

格魯伯走了進來。從他那種年青聽話的神氣看來，人們很容易地懂得，他為什麼有「孩子」這個綽號。

「把這佈告馬上貼出去，」萊茵哈特下着命令。

這「孩子」把那上面的幾行字慢慢地念着。

「你真聰明，警察長，」他說，他的聲音充滿了尊敬之意。「你怎麼會知道格拉斯納普是被謀殺掉的呢？自從我們研究出那封信以後，我可以用最最好的一雙鞋子打賭，他是自殺掉了的！」

萊茵哈特很慈祥地微笑了一下。「你還得學習學習，格魯伯。在我們的工作之中，我們只計算功效。請你把這一點想一想吧。你爲格拉斯納普事件抓的一批人，請你把他們的名單給我看看。」

「是，警察長！」這「孩子」跳出了房間，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以致於萊茵哈特問道：「你一定是把這些文件放在你的手邊的。你知道我需要牠們的麼？」

這「孩子」沒有立刻回答。他顯得有點不快樂的神氣。

「唔，有什麼事？」

「我剛才才知道，」這位年青的格魯伯說，他的腳不安地上下動着，「他們之間有

一位是這個國家的要人。他一直是很忠誠地跟我們合作的。他很被我們的人打了幾下，因為他老是回嘴。可是我怎麼會知道呢？」

萊茵哈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人是誰？」

很不安地這「孩子」在人名單上指着一個名字。萊茵哈特讀道：「萊夫·普拉森格，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組合的董事長。」

「我底天！」他叫起來。「假如你讓我來決定也許要好些。我不是告訴過你，說亂七八糟地抓一批人進來是一樁最傻的事嗎？你這個厚腦袋裏面沒有腦筋麼？一切，一切現在都弄糟了！」

於是他鎮定下來。他看到這個大孩子在他面前發抖。

「我以後再決定和你怎麼辦吧，」他宣佈着說，「退！」

這「孩子」走開了，頹喪得很。讓他煩惱一會兒吧——萊茵哈特想——這對於他是很好的，可以使得他變好，聽話一點。

萊茵哈特搓着自己的手。他覺得自己能在他人身上用權而很感到滿意。雖然如此，

這次新的牽涉案情倒是很不幸的。把普拉森格釋放掉也許可以把一切事情弄精。然而他又不敢扣留住他，假如這人在柏林有朋友的話。真糟！

也許，把這整個的事兒交給德國駐布拉格的總督海德里西來辦要好些。海德里西有經驗使所有普納森洛這類的人依照他吹出來的調子而跳舞。

萊茵哈特看了看他的錶。還沒有到五點鐘，他很有把握，如果他趕忙一點的話，他也許可以在總監的辦公室內會到總監的。就是萬一他走了，萊茵哈特也知道總監目前是愛的那一個女孩子。也知道他所住的公寓是在什麼地方。

當萊茵哈特走進德國總監大樓的時候，他已經是滿懷思慮了。他慢慢地走上樓梯。把這案情的情真描述給海德里西聽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已經好幾次看到他的脾氣暴躁。這位總監是一個果斷很快的人。他會毫不憐惜地懲罰着他人的錯誤的，而且他也不願意考慮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很幸運地，萊茵哈特倒從不計到總監的厭惡。一位副官很恭敬地對他行禮，同時立刻把他招待到總監的辦公室裏去。海德里西是

站在河濱街樓房邊。這兒你可以俯瞰着這城市上最好的風景，牠的許多古塔和發着光的屋頂。現在他拉過身來，指着一個椅子請他坐。

「警官，警察長，」他說，「我想你不是來欣賞我這兒的風景的。我們來談正事吧。」

這直截了當拜訪的目的顯明於格拉新納善事件，「萊茵哈特開始說。

「我聽到說過。」

「這名字似乎是很感罕了。」萊茵哈特說。「無論如何，這種殘酷的謀殺德國軍官不能夠不使您驚動的。」

海德里希搖着他的頭。「你能夠確定他是被謀殺了的嗎？」

「萊茵哈特猶疑了一會兒。「我是作這種假設的。」

「那麼你的問題何在呢？」海德里希問。「這程序似乎是很清楚的。假如你不能找出那

個殺死他的話，那便壞了民衆的利益起見，豈起一個厲害的榜樣吧。」

「他，我很遺憾，我們在這一點上同意的。」萊茵哈特真的覺得鬆了一口氣。「然而，可

有這特別的問題在。」海德里希開始更注意起來。「我的一個部下在這案子的發生

地把所有的人都抓來了。他們這被關在監裏；他們是很好的人質，而他們之中有幾個也許就是犯罪的人。在他們之中我的部下倒是抓來了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組合的董事長萊夫·普拉森格。」

萊茵哈特想猜出總監的思想。可是海德里西仍舊保持他惡魔的臉譜，連眼皮也不動一下。

「假如我們讓這個人——我知道他在柏林很有點影響的——假如我們讓這個人走的話，他會去宣傳的。他也許會弄糟我們的檢舉。」

總監點了點頭。「我已經接到了煤礦企業組合的一封信，詢問普拉森格的蹤跡。」
「我建議把這個人祕密地送到辦公室來，」萊茵哈特說。「你應該和他談話。用你這高地位的威權使得他起敬意。告訴他：假如他洩露整個事兒一點子的祕密的話，他將會被殺掉的。」

海德里西靜靜地坐了使萊茵哈特覺得有一個很可怕的長時刻。於是他問：「爲什麼你要放普拉森格走掉呢？你知道他的一些什麼歷史？」

「不大十分清楚，講老實話。」萊茵哈特咀唔地說。他害怕自己鑽進了圈套裏去。
「他不是有一個時候在捷克政府內當過一任部長嗎？」

「你要知道，」海德里西用一個保護人的態度告訴他說：「在你沒有取任何步驟之先，你應該打聽打聽才是。如果你放他走——那倒真不愉快，使我，使許多其他的人都
不愉快，」他很仔細地說着。「在我們沒有佔領這國家之先，我們的朋友普拉森格是捷克煤礦企業組合的一個高級職員。在那時這企業組合是爲有錢的猶太人所有；可是自從我們進來以後，猶太人都走了，而普拉森格就得到了能夠左右一切的多數股票。」

萊茵哈特開始恍然大悟。

「當然，我們從來不曾問過他怎麼做到這事的，」海德里西繼續着說。「我們對於這類事的詳細情形不感到興趣。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沒有害的人。我們知道，比如，當捷克人討論是否要接受慕尼黑協定那個問題起來時，他在捷克內閣內投帶有決定性的票。他那時發表了一篇小小的演說。他說，「你們希望在這國家內有那一件東西呢？——國社黨人呢，還是紅軍？」你可以從這點看到普拉森格是一個聰明的人。」

「知道了，」萊茵哈特說，「但談起他的過去歷史，我不懂得，你爲什麼要把他關在牢裏——和槍斃他。」

請放有耐心一點，朋友！」總監流露出慈祥的顏色來。「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組合供給德國大量的定貨。他們願贖了一點錢。在國內頗有些有影響的人覺得這筆錢不應該鑽進普拉森格的衣袋裏去。我們應該考慮考慮值得接受這筆錢的德國人，你說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萊茵哈特同意地說。

所以，普拉森格應該以最實際的方法被卸下他的經濟擔子，乃是爲了國家的利益。因了你的好運氣，警察長，我應該恭賀你才是。我想，假如你能很嚴格地，不寬協地解決這問題的話，我將要使你得到很大的報償。」

萊茵哈特覺得輕鬆了一截，快樂起來。一切都是進行得順利的很！他是在替總監以及總監在德國的無名朋友們做一樁好事。格拉斯納普案子現在可以毫無困難地解決了。他可以升官，他可以發財——他覺得他應該握總監的手了。可是這會談很明顯地是已經

響了。他發出引起人注意的一個聲音：「希特勒萬歲！」他聽着，幾乎是獻呼地樣子。這字眼在這大的，高天花板的房間內模糊地響着。

在那些監房裏。一個新的日子是無終止地展開了。有一個監房圍着五個人質，雖然門很結實，他們還可以聽外邊走廊上的動亂聲。一個男子的聲音叫着：「不！不！對不起！不！」這聲音在一個咯咯的喉音消逝了。

「早操——」人質中的一位叫做洛卜訶微茲的說。

他從他跟華倫斯坦共同睡着一個小床站了起來，同時打算活潑一下。探窗子到門之間的距離是四個半步；他們已經學到了，各人呆在自己的床裏，以免互相妨礙。只有兩個人，至多兩個人，能夠站起或走路。空氣因了五個兩整天沒有洗澡的人而變得沈濁起來。

洛卜訶微茲上上下下地走着。

他問：「剛才睡着的那個傢伙，你覺得是不是昨天帶出去的那個同樣的人？」

「我怎麼會知道呢？看門人耶諾西克喘着鼻音。

「這種陳腐的問題，我親愛的洛卜訶微茲，」洛訶施有聲有色地說，「對於我們毫無好處。我能斷定，同樣的一股寒顫會溜下我們的背脊骨的——讓我們不要想這件事而克服這一點吧。

「那麼你叫我們想什麼東西呢？」洛卜訶維茲咀嚼地說着。他一直是逗着步子。

「我的頭痛得要裂開，」萊夫·普拉森格高聲地說。「我要出去才好！」

鎖匙的格格聲使得每個人站了起來。他們已經學習到了，在警察一走進來時，他們得在他們的床前站成一排，目不斜視。在這種擠擁的小牢內，警察一眼就可以望見一切：那種紀律似乎是很可笑的。對於國社黨人，這種紀律倒是紀律問題。牠得實際地被遵循着，雖然其無聊是很顯然的。

一位穿黑制服的兵士在門口站着，很冷酷地打量着這些犯人。很顯然地這不過是一種例行公事式的觀察。這些人有點緊張起來。

一個獄卒來了，在牢內放進一個桶。他還拿進來了像飲食那類的灰色東西——麵

包。於是他又匆忙地跑走了，拿回來一瓶滾水和五個洋鐵杯子。

由這獄卒把他昨天的訓令又重複地說了一次：「你們得在一刻鐘以內把這桶用完，把早飯吃畢。當我們回轉來的時候，你們之中須有一個人已經把這桶送了出去。」

這位丘八沒有說什麼。他似乎有些厭了。這情形鼓勵普拉森格走近他，對他很有客氣地問：「請原諒我，先生。我很願意知道，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公司是否有人來探問過我？」

耶諾西克看到了普拉森格詢問這位納粹時的一副拍馬神氣。他決定要作一點道義的支持。

這位紳士，他解釋着說，「是那個煤礦公司的董事長，他希望知道一點他的生意情形。最近兩天來有多少煤運到德國去了呢？德國政府對於這次運去的貨物是否表示滿意呢。他在這次戰爭努力中是一個不可少的人物，而且願意在這目前的狀態下儘他的努力幫忙。」

耶諾西克聲音中的稽謔口氣使得這位丘八面上紅了一陣子。他喊道：「閉住你的臭

嘴，你們這一羣！注意！」

門卡一聲關了。

普拉森格掉向耶諾西克，真要抓他的喉嚨。「我底天，你爲什麼要干涉我的事兒呢？我不能夠招扶我自己嗎？你要把我留在這兒，讓我發瘋！」

「快去用用那補吧，」耶諾西克忠告着普拉森格。「這對於你的頭痛很有幫助的。而且你只有三分鐘的光陰可用了！你已經聽到了那獄卒的話了。」

阿爾本加工廠是在哄哄地響着，工作二十四小時一天。人們替德國政府製造軍火，但在二十四小時之中，每一分鐘都討厭牠。表面上，一切都顯得很圓滑，可是你馬上可以看得出工人的面孔和納粹偵探的面孔的分別。密拉達、馬爾訶瓦在阿爾本加工廠只工作了一個很短的時候，但是她已經能夠分辨得出那些面孔來了。你可以相信器具製造匠布拉達；但塞里加是一頭老鼠。

當這日班的工人在六點鐘離廠的時候，密拉達和一羣別的工人在讀釘在佈告欄上一

張紅黑相間的佈告。這是關於格拉曼納普事件的佈告，由萊茵哈特簽字的。

在這羣人中有布拉達。他把這佈告從頭讀到尾。他的面上沒有一根筋肉是在動着的，可是他的喉嚨開始覺得可怕地乾燥。他想，我離開曼納斯酒巴間恰恰是時候。可是耶諾西克！耶諾西克一定成了那定罪了的人質中的一個！如果這樣的話，那可沒有人把那個華茨立克地址轉遞給碼頭夫羣衆了，而他們將也看不到那些軍火船了。

一個稀薄的聲音在這羣人中發出來了。「報復！報復！」塞里加——偵探——偵探叫着，「老是報復！我們現在可學得了，我們不能急於用這種武力！那些謀殺這位軍官的人值得處死。他們爲我們大家討麻煩——」

忽然那個女孩子密拉達轉向塞里加。「誰說那個軍官是被謀殺了的呢？」她生氣地問着。「你知道愛力克·格拉斯納普的什麼呢？……」

她覺到一個很結實的手臂攔在她的肩上。有一個人把她從這羣人中半推半拉地擠出來；之後，把她的手抓得牢牢地，強迫她快走。一個電車叮叮地響來了，停了下來。「跳上去！」那個人命令着，而她也沒有反抗他的命令。在密拉達還沒有完全知道是什麼

麼以前，這車子開動了。布拉達在月台上站在她的旁邊。他露了一個明朗的笑。

這未免有點兒唐突，是不是？」他很高興地說。「我一定是嚇壞了你——我很對不起。」

你是布拉達，是不是？」密拉達朝着他望，很煩惱但也很驚奇。「也許你會解釋

「我那麼做法是爲了要使你不至於難堪。可是我們不能在這兒談話的。你願意和我在這河旁邊散一會兒的步麼？樹兒已經穿上了秋天的衣服，一種最使人驚異的外衣——紅顏色，黃顏色，綠顏色，種種勻潤的顏色——

密拉達對於他的熱忱不禁微笑了一下。「當你要求一個女子欣賞自然時，你老是這麼地野蠻麼？」

他們在莫爾都橋邊下了車，走進了公園。只有很少的幾個人在園內。幾個厭倦了的德國兵士在散步，老是成羣，從不單獨。一個年老的女人，穿着破衣服，走過來了，帶着標明是猶太人的一個臂章。她用一根木棒，撿起路上的紙片，同時把這紙片丟到她拖

在後面的一個帆布袋子裏去。她清然地向布拉達和密拉達望了一眼。

「標出來了——我們都是一樣，」密拉達低聲地說。他們走過去了。

「你應該學得藏起你的情感，管住你的舌頭，」布拉達說。「此如塞里加這傢伙吧：他每次的一聲尖叫是想引起你洩露你自己的秘密——而你自己幾乎洩露了。這正是爲什麼我把你拖開的原故。」

「什麼東西使你對於我感到這樣的興趣呢？」她問。

他轉着她的面孔瞪望着。「我看到你讀那個佈告。你的面孔照出你心中在想什麼。你是興奮了起來，衝動得跟那個時候不相稱。」

我們能夠相信誰呢？「她苦楚地問。「你給了我很好的忠告：假如我應用牠的話，你就是我第一個應該反對的人。」

當然的，「他點着頭。「假如你高興的話，我們就談到這點爲止，各自分手；同時我們也可以忘記，我們是曾經互相談的這件事。」

他們默默地一直走着。太陽已經斜向地平線了，用一團紅顏色充滿了天空。空氣中

發着枯葉的香氣。

『你是希望我什麼呢？』她終於問了。

『我要阻止你告訴塞里加你知道格拉斯納普那件事。我需要你告訴我。』

『爲什麼呢？』

『因爲我知道我的朋友，一個最勇敢的人，是正在危險之中，而你的知識也許可以幫助他。』

『他是那些人質中的一位嗎？』

布拉達猶豫了一下。『我不大能確定。不過我想是的。德國的祕密警察只有當他們的犧牲者去世了時才宣佈姓名的——假如他們要宣佈的話。』

密拉達想了想他的要求。最後她開口了。『格拉斯納普並不是被殺死的，而是自殺的。』

布拉達繼續走下去。他那健壯的有節奏的步子一直沒有中斷。密拉達原來是希望他吃一驚的。

「你一點也不吃驚麼？」她問。

布拉達微笑了一下。「不。你要知道，如果有人計劃要殺格拉斯納普的話，我的朋友一定會警告我那天晚上不要到曼納斯酒店去的。可是我那時正在那兒。」

「你看到了格拉斯納普嗎？」

「看到了的。他似乎是懶散，不樂得很。他很有一點兒醉。」

「可憐的傢伙——」密拉達說。

天已經快要黑了。她的面孔充滿了陰影。布拉達想察看看察看她。「不過我是很吃驚的，」他說。「你居然能這麼地確定格拉斯納普是自殺了的。」

「他曾經告訴過我，他要自己殺掉自己的，」她說。「我起初很憐憫他，因為他起初曾救過我的命。我倒是在他死的這天才看清了他。於是我就憎恨他。」

布拉達沒有挑動她。他只等待她告訴他一切，因為他知道他已經在他們之間建立了互相信任的交流。

「你記得那次大學的護校鬪爭嗎？」她問。

布拉達點點頭。「我知道的。納粹黨人派一些軍隊來把牠封了，許多的學生被殺了。」

「正是……格拉斯納普正是指揮着一連的德國軍隊——而我那時也正是學生之一。我們冒着納粹黨人的刺刀而陷入重圍了。我的朋友巴微爾集合了幾個年青的人。他們為我們在這刺刀之中打銜鋒，為我們開出一條路來逃走。於是人們開始放槍了。我中了一彈，失掉了知覺。之後我就從不曾見到過巴微爾。」

布拉達發現她聲音中帶有強烈的感情。「一個勇敢的孩子，」他終於說了，「很有些難為情起來。」

「我底愛人，」密拉達很簡單地回答着。

「那麼呢？」

「格拉斯納普在許多方面是很特別的，」密拉達沈寂了好一會兒後說。「他總喜歡告訴我他是如何救了我出來的。這故事對於他的意義很重大。可是他一談起我總是用第三人稱：『那個女孩子』——從不用『你』。似乎他是覺得把我當他的犧牲者他很有些

吃不消的樣子。」

「這一點我能懂得，」布拉達含糊地說。

「格拉斯納普說他看到『那個女孩子』——我自己——沒有知覺地躺着，血沿着她的肩淌下來，把她的衣服染成了可怕的黑點。他把她扶起來——把她抱過荒涼的街道——直到他叫到一部出租汽車。」

布拉達問：「爲什麼格拉斯納普要離開他的正路來救你呢？依照他們的規矩，憐憫是被瞧不起，甚至於是被禁止的。」

「爲什麼嗎？我想格拉斯納普不知道他自己的處境。你知道，他是渴望着交情——不是兵士的，而是老百姓的。作爲一個國社黨人，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失敗。」

「我坐進了那部出租汽車裏面，」密拉達繼續講她的故事。「我告訴了他我住在什麼地方。他把我送到了那兒去。有一個來月，我病了，身體很弱。他給我的女房東錢和醫藥，而且還經常地來看我。」

「當然，他是跟你發生了愛情嗎？」布拉達解釋着說。

「沒有什麼東西此病和孤獨難堪，」她繼續沒有調子地說，沒有注意到他的問話。

「你的痛苦從你本身獨立了起來，在你四週舞着像一個瘋狂的圈子一樣。你沒有什麼人可以去鬪爭——爲你自己更沒有意思。因爲你知道你是被嚇住了。我渴望有一個什麼人來坐在我的旁邊。是的，我還可以讓他握着我的手呢。這使得他快樂。」

「你沒有其他的朋友嗎？」

「沒有一個來。後來我才聽到說，他們看到一個納粹軍官在我的房內走出走進，他們就以爲這房子是被監視着的。」

「在我發熱的夢中，格拉斯納普告訴我，說我要巴微爾。當我的頭腦一清醒過來時，我請我的女房東去找他。她找不到巴微爾，另外一個人已經佔了他的房間。所以我想，他不是躲躲了起來就是被監禁了。」

巴微爾是做的學生運動嗎？——布拉達問。

他是他們的領袖之一。他是一個天生領袖。他是強健，充滿了光明和生命力——這正是爲什麼我不能相信他是死去了的。而格拉斯納普養着我的希望。他告訴我巴

微爾是活着的，是祕密警察的一個囚犯。」

布立達又站了起來。

也許格拉斯納普說我說話是對的，密拉達反駁地繼續說下去。我那時的身體很弱，假如他不給我一個希望的話，也許我會死去的。誰能知道呢？可是有一天我一個朋友接到一個消息，於是我才知道了那件可怕的真情。巴微爾在那次大學裏的戰鬥中被殺死了。

「那天晚上格拉斯納普又來到我的房間內來。我不知道我怎麼會能夠跟他說話的。我沒有說許多話。」巴微爾是死了。你以前所說的是謊話。你殺死了他。」

「密拉達！」他懇求着說。他的面孔一點兒顏色也沒有。

「你殺死了巴微爾。」我又重新地說。「你假說他是活着的，跟我開玩笑。這是你們弄死人的方法。你們把我們打得失去了知覺。於是你們又用冰水恢復我們的知覺。你們看到我們痛苦而快樂！你們不能讓我們自己死去麼？」

「他打算來解釋，」密拉達繼續地說。「是的，他知道巴微爾是死去了的。他說了

謊話來平復我的感情。他說了謊，爲的是怕失掉了我。在他未遇見我以前，他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他這麼說。我成了他生存的中心。沒有我他不能活下去。

「我是那麼地可憐，孤獨。」他訥訥地說。「我所做的事，全是沒有私心，全是好意。我愛你。」他站在那兒，眼淚沿着他那佈了瘡疹的面頰流下來——這樣子真難看。就是作敵人的——個象徵他都不成。

就那麼地他離開了你嗎？——布拉達問。他現在可以想像得到這位中尉的悲慘的結局，可以看得到他蹣跚地走到碼頭旁邊去，喝醉了威士忌，軟弱得不堪的樣子。

密拉達點點頭。「他就是那麼離開的，我之後就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一直到我看到那張佈告爲止。而現在，這麼多的人就是因了這位格拉斯納普須得死去。假如我到萊茵哈特那兒去，告訴他我所能知道的一切，我能救出那些人的生命嗎？」

布拉達很敏捷地回答道：「他們對於真理是不會有一點子兒的關心的。不，他們的意思是要用嚇我們的方法來使得他們自己的生命安全。」

「可是他們提出一部賞金來緝捕謀殺的人呀！」

「他們能這樣做的，因為並沒有什麼殺人犯存在的原故。」布拉達回答說。「不，你告訴德國秘密警察關於格拉斯納普自殺的實情，並不能有助於那些人質。你不過是冒你生命的危險而已。他們很簡單地把你捕起來，永遠地監禁着，而把他們這件假的殺人案子繼續地關下去。」

他沉思地停了一下。「不過我們得讓國社黨人知道這件自殺的事情。在這一點上說來你是對的。不僅是國社黨，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可是用什麼辦法呢？在這麼一個短促的時間內。」

觀察着布拉達心靈的活動，密拉達感到非常地有趣。他這顆心是訓練得多麼好啊，多麼清楚呵。在他專注的沈思中，他幾乎連她都忘記了。

「我沒有什麼能幫你的忙嗎？」她問。

他掉向她，微笑着。「你已經幫忙不少了，」他說。「你告訴了我你的實話，你給了我們作計劃的根據。假如你能把這件事在天空中寫下讓大家來看，正如他們把他們的謀殺案子寫下來的一樣——」

他忽促地停了下來。

「那是什麼呢？」密拉達問。

「我有一個想法，」他加快他的步子。「也許這辦法能夠實行。假如我讓你單獨地回家去你不生氣吧？」

密拉達失望起來。「不會的。當然不會的——你可以去。我住在離這兒不遠。」

布拉達沒有工夫注意到她聲音的低沈。他已經變了。這位有耐性的，注意的，體貼的人已經變成了一個行動的人了，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到他所實行的計劃。他沒有注意到她已感到是被侮辱了。他完全依據他的習慣他對她下着命令：「要當心。完全不要談論這一類的事兒。不要對任何人談。如果什麼時候有國社黨人來詢問你的時候——」

「多謝你的關心！我會知道怎麼辦的。」

於是她離去了。他看着她的手，在他的健壯的手裏緊緊地握着。「啊，密拉達——你沒有難過吧！請原諒我……你要我先走，是不是？我將記得你的。」他在二張紙條上寫了幾個字。「這是我的地址。記着，然後把紙毀掉。我什麼時候都歡迎你——不過我

要請你在絕對必需的時候才來。」

「晚安吧，我底朋友，」她說。

他很快地就走開了，他的脚步聲消失了。她看到他的影子在黑夜中不見了。現在她覺得非常地孤獨，比以前她不曾認識他時還更孤獨。

這河的小浪花在橋柱上破碎成爲小小的漩渦。格拉斯納普的屍身就曾在這兒一個柱子旁漂蕩着。

警察長萊茵哈特覺得他跟總監海德里西的謹慎的談話十分滿意。不過在這格拉斯納普事件中有一神祕之點還得要弄清楚：誰是密拉達呢？假如這女子知道一些格拉斯納普自殺的事情，她必得要找來，閉住她的嘴。也許格拉斯納普的上司可以供給一點線索的。

當巴則爾大尉被請到內屋辦公室來時，萊茵哈特含糊地說了一件什麼，好像是「希特勒萬歲」這類的字樣。他的眼睛移向這位大尉，注意到了他。

「我曾接到一些報告，說是你對我們的幫助很大，」萊茵哈特開始說。

巴則爾硬板板地鞠了一個躬。他覺他在出汗，可是他並不敢拂他的面孔。他已經知道了，這些祕密警察長官是非常有力量的。

你認識格拉斯納普中尉很熟嗎？」

「我想，跟任何人一樣，一個很好的人——」

「請不要說些攏統的話兒，大尉。我們沒有時間在這兒講這一套東西呀。請告訴我，女人這問題你們怎麼解決法？」

「你的意思是說——」

萊茵哈特等待着。「啊，來吧！我們不是一個聖人俱樂部呀，是不是？哈？哈，你們有經常的地方去嗎？」

巴則爾很感謝地笑着。「當然！一個很漂亮的傢伙，只留給軍官用。每星期二和星

期五——

「當你們這些課程表我並不感到興趣。格拉斯納普也去嗎？」

巴則爾有所思地拉着他的耳垂。「在到布拉格的頭幾天，他有一次跟我們未過。從此以後，他就有些瘋癲起來了。」

「啊！對了！這恰恰對的。」萊茵哈特說。「現在我告訴你一件秘密吧。在你的朋友格拉斯納普的生活中存在着一個女人，而我不大能夠想像得出來，他能夠把這件事從你們能夠完全隱匿起來。」

「在布拉格這塊地方嗎？」巴則爾問。「誰能想到這一點呢？平靜的水是深沈的（Still water is deep）。」他在他的聲音裏夾雜着嫉嫉與驚奇。

「假如你能夠記起什麼特殊之點，使得我們能夠找到那個女人，那麼我是非常感謝的。小的事件，偶爾的暗示等等——」

巴則爾被找來幫忙，這事覺得得意。因為他吃力思索的原故，他的額頭也皺起來。漸漸嘴也歪起來了。忽然間他拍裏他的膝頭。他說：「在華斯拉斯廣場附近的一條僻街上，有某一個教堂。」

於是格拉斯納普溜走。

了。我在他後面喊他，他回喊著說：「他要去住在附近的十個人。」

「從桌子抽斗裏萊茵哈特取出一張布拉格的地圖。他底修飾了的手指柔和地在幾條線上溜動着，於是在一個十字劃上停着頭。聖·斯梯芬教堂嗎？」他問。

「是的，對了，聖·巴則爾說着好像一個學生通過了兩個困難的考試鬆了一口氣似的。」

「那萊茵哈特站了起來，這也許有點意義，也許沒有，但無論如何我們得查一查。謝謝你。」他發出一個鞋跟聲，其意義是：「希特勒萬歲！」也就表明這會談是結束了。

「巴則爾走開後，萊茵哈特把鈴搖了一下，於是一個戴破灰色氈帽的一個瘦削小個子的人走了進來。」

「警察長，什麼事？」他問。

「潘·施拉託其微爾？」萊茵哈特說，「現在可有一樁事兒給你作了。」於是他的手指又指着地圖上劃了十字的地方，在那上面劃了一個圈，圍着一堆房子。「這是我們

要探尋的地方。於是解釋關於密拉達的事件給他聽。

「潘·克拉托其微爾快快地搖着他的頭。『那兒，瑪利亞和約瑟夫？』他歎着氣說，『爲什麼老是一些困難的工作給我做呢？這需要時間，也需要錢。我得到那些店裏去，酒館去，我得購買東西，我得談話……』」

萊茵哈特拿起一個扁的裁紙刀，把他高聲地打到桌子上。牠的聲音像放槍一樣。

潘·克拉托其微爾身體一縮。『我去我去！爲了你，爲了警察長，我什麼都能做！』

『限你兩小時。』

『是，警察長。』潘·克拉托其微爾鞠了一個躬，匆忙地去了。他走起路來一點聲音也沒有，人們很能懂得他爲什麼得到了『出沒無常』這種聲譽。

因此在這下午很遲的時候，警察長萊茵哈特穿着便服，向聖·斯梯芬教堂附近的一條小街走去了。他驚奇着，密拉達意女孩子看起來是像一個什麼樣子——如果像格拉斯納普這麼的一個人能夠愛她，也許並不是一個怎麼了不起的女人。雖然如此，也很難說——於是在他心的深處開始起了一個壞的想頭。

——警察長看着一些門牌號數。在一個叫做六號的老屋子前他走進去了。樓梯是黑而又冷的。在樓上他看到一個女人，站在一間公寓房間的門口。

「密拉達·馬爾柯瓦小姐是住在這兒的嗎？」萊茵哈特問。

「你有什麼事呢？」

「公事，警察。」他說，把這女人推到一邊。「她不在家嗎？我可以在這兒等她。」

「但是……」

「……兩來，來，來，你聽到了我的話？你的名字是叫做克蘭。你是靠着值金過活。我知道的。你懂了吧？——他走進密拉達的房間，後面這位房東跟着，已經被嚇得什麼似的。」

「放心吧，把門關好。」萊茵哈特說，朝四週望。「你的丈夫是一個軍人嗎？」

「是的，」克蘭夫人低聲地說。

「他在加里西亞戰死的。真可憐，無疑地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不過戰爭就是這樣呀。」——直到現在萊茵哈特是在機械地說着話。忽然間他改變了他的聲調。「格拉斯納

普中尉最後一次來的是什麼時候呢？」

「我知道這來往的結果一定是很壞的！」這位女房東軟下來了，哭着。「他是一個好人，完全不像——」

「不像納粹黨人嗎？」萊茵哈特說完她的句子，微笑了。「你得告訴我更多關於他的事。這位中尉和密拉達小姐打過一次架嗎？」

「打架？」這位女房東開始恢復了她的鎮定。「也許。我不知道。我並沒有從鎖匙眼裏去偷望過。」

「你想被帶到警察總部去嗎？」萊茵哈特銳利地問。「不要固執吧！他們爭吵的什麼呢？」

這問話被外邊門的鎖匙聲所打斷了。密拉達走了進來。

她看到了這位生客，她的第一個衝動是叫了出來。可是她控制住了自己，站直了來定地望着他的眼睛。

「哈囉，」她終說出這句話來了。「一位客人嗎？」

「哦，密拉達小姐，」克蘭太太括嘴起來，「可怕的很！警察——」

「我來介紹我自己吧！」萊茵哈特打斷了話頭，站了起來。「警察長萊茵哈特，政府秘密警察。你是密拉達。馬爾阿瓦嗎？」

不妙了——密拉達想。這就是敵人。我底鬪爭現在開始了。

不管這位警察長想像中的格拉斯納普的情人是如何的樣子，他可沒有想像到密拉達這麼的一個人。

她是很聰明，同時有一種美，使得他昏迷。格拉斯納普事件的這種發展真使得他高興。

「請你原諒，我沒有通知就闖進來了，」他開動這談話。「在我們的工作之中，我們是太沒有時間來講這些客套！」

克蘭太太，全身發抖，抱着密拉達。她是要給她保護，抑是要從她得到保護呢，可弄不清楚。

「每個人都似乎都是被嚇住了，」萊茵哈特發着牢騷。「爲什麼呢？未必我的樣子像

「頭野獸嗎？」他微笑着。「誰都不須要害怕我。我來不過只是問幾個問題而已。克蘭太太，請你離開一下好吧。」

這位老女人走出去了。「願上帝和聖徒與你同在，孩子，」她低聲地說。

萊茵哈特很舒適地坐了下來。

「我們來談幾句話吧，」他說。「上星期四格拉斯納普中尉來看過你嗎？」

「來過，」密拉達的聲音很鎮定。她這時正想起了布拉達的話：格拉斯納普是如何死去的，納粹黨人可感不到興趣；他們只希望用嚇住我們的方法來保障他們生命的安全。

「你是一個好看的女孩子，但那不是他的頭一次拜會吧？」

萊茵哈特摸着自己的下巴，等待她的回答。「來吧，來吧，」他說。「他認識你一定相當地久了。」

否認是毫無意義的。他已經對克蘭太太說過。密拉達決定來犧牲一着棋。「他認識

我很久見他很好，對我非常和氣。」

「只要有眼睛的人誰都不會兩樣的。就只這一點嗎？就只這一點美麗的交情嗎？」

「是。」

「哦，馬爾譚瓦小姐！」他說話的態度像一個先生捉到一個學生犯一件很傻的錯誤一樣。「德國的軍官不會為一些無所謂的交情而走到此地來的。他是怎樣地碰到你的呢？」

「在街上，」她老實地回答着。

「之後呢？」

「我們偶然之間碰面。」

「他打算同你戀愛嗎？」

「沒有。」

「那麼他一定是一個大傻瓜。我也許會是的。我相信，在柏林的整個德國軍官團都會是的。所以我不相信你的話。」

「隨你的便。」

「馬爾訶瓦小姐，你應該知道，你的生命是要看我相信或不相信而定嗎？」
她吃下去了這句話。在她面孔上肌肉也沒有動。

我懷疑，她能這麼完好地控制住她自己多久——萊茵哈特說，觀察着她。他在哪方面對於你很好呢？」他問。

「當我病的時候，她借錢給我。我要還錢給他時，我很驚奇地聽到說他死了。」

「是的，」他一步進一步地同意地說。「恰巧他跟你吵了一架以後。真是巧合得很！」

這麼地在他的線上裝好了餌以後，他等待牠沈下水去。

密拉達沒有注意到他這問題的惡意向。他知道她和格拉斯納普吵過不次的這件事佔領她整個的心。他能知道多少呢？她應該說出格拉斯納普要自殺的威脅麼。

萊茵哈特看到她猶豫，於是就利用他的優勢，說：「中尉那天到這兒來，正如他平時長到這兒來的一樣。你們有一夫爭吵，厲害的爭吵。」他大膽地猜想：「你真的不喜

敵他。像你這樣氣魄的女人不會賣他的帳。因此你們有了爭吵。關於什麼呢？」

這個突然的問句，其目的是要把她嚇倒，產生出相反的效果。她想起，很可能她萊茵哈特是在暗中摸索。

「唔，」密拉達說，這是第一次她對萊茵哈特用一個微笑，「沒有小的衝突就不會有交情的！」

「不要說擺統的話吧！」萊茵哈特避開這企圖。「不管格拉斯納普要求什麼，你要知道作爲一個德國的軍官，他可以對於你引起極大的麻煩的。讓我們來一一添作五吧——你跟格拉斯納普的衝突。你對於他的討厭。他的謀殺。你將使我生氣。這些事情恰恰湊成一副整齊的圖畫。」

他是想把這件謀殺的案子釘在我的身上——她暴亂地想着。她覺得熱燥和頭昏。這房間的牆壁是站在瘋狂的角度上。

「你是在發神經！」她叫起來。「你要知道我並沒有謀殺他——」

「爲什麼不呢？」萊茵哈特問。

爲什麼不……因爲希拉斯納普自己殺掉自己的！這句話已經來到了她的嘴唇上，而她的嘴唇動了。

萊茵哈特等着。他也是非常地興奮了起來。現在，他想……現在她要支持不住了。他向前傾着。

在一個最大的危險關頭，人類的心有時是可能變得清醒的。密拉達忽然間懂得了他的圈套。如果她讓他的控告站着腳的話，他可以賴她實行了真正的謀殺。如果她爲自己辯解，證明格拉斯納普是自殺的話，他將會把她監禁起來，因爲他不能讓他的圈套被暴露出去。

無論用那種辦法她是被擒住了。她的選擇只是如何地去滅亡。這決斷是很簡單的。她必得要保護着希拉達。這人知道而且有一個計劃。也許他的計劃替她現在所遭遇的事，對巴微爾的死，對一切而復仇的。好像在霧中一樣，她聽到萊茵哈特說：

『中尉的死恰恰在一個適當的時候到來——是不是？』

他的話是多麼地直截了當啊！她想；無論我說什麼，他將會逮捕我的，把我埋在他

們的監牢裏面去……

「我並沒有謀殺格拉斯納普呀。」密拉達平心靜氣地說。「我跟他的謀殺沒有什麼關係。」密拉達坐了下來。

萊茵哈特微笑着，藏起了他失望的心情。

「馬爾訶瓦小姐。」他厭煩地說。「我想我們得把這樁事從頭辦起……亦該知道，我已經把你作了一番調查。」

「爲什麼你不逮捕我呢？」她乾燥地說。「把這案子弄個清楚？」

「啊，嗯？」他稽笑地說。「我幹這樁事已經有好幾年了。你不是單獨的——你有朋友，同謀。任何不懂世事的傻瓜會能撞人的。」他現在像一個拳師一樣，要用快的簡截的，向心的輕擊來弄軟他的對手：「誰是巴微爾呢？」

「這個同樣死板的聲音回答着：『你們不能夠再碰他了。他是在很深很深的地下——你們達不到他。』」

「我知道的，」萊茵哈特說。「當你的愛人被殺死的時候，格拉斯納普是指揮軍

官之一。於是他想代替他的位置——一個很有趣的高度的怪想。是你殺死格拉斯納普的嗎？」

「不是。」

「你有任何別的人殺掉他的嗎？」

「沒有。」

萊茵哈特的微笑開始變得慘淡起來。他那毫不在乎的神氣變成了懸厲催促的樣子。『假如你殺掉了他的話，我倒還能了解你——你是一個有血性的女人，而那位討厭的納粹典型是要對於你的一切不幸負責的！』

這位警察長，玩盡了他的二期法寶後，開始失掉了他的鎮定態度。爲什麼她不說話呢？爲什麼她不說出她所知道的實情呢？

「不過她僅僅重複地說：『我不會殺過格拉斯納普。』」

「不他的鼻孔藐視地掀動着——這一點無論如何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不過她是否知道這件自殺的事體，或者她是否曾和別人談起過這件事，對於他——正如他來到這兒時的一

樣，還是一個謎。格拉斯納普事件要不是這點毛病，可算是一個理想的案子。這個問題一不解決，那麼他還不能完全運用這個形勢。因此他煩惱起來。

密拉達感到了萊茵哈特內心的變動。她低着頭坐着，準備接受打擊。然而這打擊可沒有到來。他將再採取何辦法呢？除了用殘酷的武力以外，他還有什麼辦法對付她呢？除了殘酷的武力以外，他還能用什麼手段呢？

她沒有抬起頭，望着他，開始觀察着他。他的眼睛變得呆板，猶疑不決。他給她的映象是一個平庸庸腐的警察長官。這怎麼能夠嚇得住我呢？

她得把這件事告訴布拉達。忽然她知道她已經很好地解脫了她自己；她保守了她的秘密；她能夠正視着任何的意外了。

這位警察長很生氣地站了起來。他看到了她頸項的溫雅線條；於是，偶然間，他幻想到斷頭台上的斧頭落到牠的上面，把牠從她那雅秀的肩膀分開。這想頭有點兒使他得到安慰。這點小小的驚人景象——他對他自己說——我們總歸是能辦得到的。

我們算作了一段明朗化的談話——他扣着他的上衣，於是他把他的薄手溫柔地放

在她的頭上。「你真美麗。我希望，我們保持我們的交情。」

他把他的手推開，退了回去。厭惡和神經質的興奮使得她要嘔吐。

他似乎沒有注意到。「像格拉斯納普那麼的一個人怎麼能欣賞你呢？——請告訴我吧。不，我親愛的希拉達，我不會逮捕你的。——還不會。我將跟你保持接觸，很緊密的接觸。」

他離開走了。

女人房裏發現密拉達仍是低着頭坐着。顫抖得好像是在發熱一樣。她把她抱到床上去。密拉達完全是被動的，好像是吃了麻醉藥品似的。

耶諾西克在他的監牢裏常常被一個思想光臨着。除非他能有辦法把布拉達交給他的那個地址傳遞出去，碼頭夫就將能完成毀壞軍火船的那個計劃。那位禿頭碼頭夫——他的連絡線——將會想盡心血要從耶諾西克得到某種消息的。可憐的家伙！他的腦子就從不會怎麼靈活過。他一定穿着他星期天穿的最漂亮的衣服，在曼納斯酒館內兜圈子。

花掉錢吃啤酒，偶爾跑到馬廄間去，裝做頭痛或者胃痛，打開藥匣子，吞種種的丸藥。——但他不會找到任何東西的。

只有一個辦法：他——耶諾西克——得回到曼納斯酒館裏去，在那個醫藥匣子裏留下那個消息。

耶諾西克大笑著。他的結論是多麼合乎邏輯和銳利啊！——但也是多麼地荒唐啊！他可以像得到——這位看守他的秘密警察的面孔會是怎樣的，當他告訴他說：「請原諒我，大人，我想離開這兒。到曼納斯酒店的馬廄間去一下。」

味過，這正是他得要達到的目的。還有什麼道詞能夠更有理呢？

想了幾點鐘以後，他得到了一個思想。格拉斯納普死的情形是很神秘的。也許他可以裝做可能找出新的線索，新的證據，證明格拉斯納普是計劃自殺的。不，話是沒有用的。應該看什麼文件存在才好——也許——一封信呢。

格拉斯納普的——封信——給誰呢？唔——給任何人的呢？——一封含糊的信，隱瞞過了秘密警察而他們必得找出來的一封信。這封格拉斯納普交給他的信，交給耶諾西克發出去

的信——一封遺留在曼納斯咖啡店，因為他被捕而沒有發出去的信，一封秘密警察必得送他回去取的信……他的計劃在他的心中明朗化起來

在他回到他的辦公室來時，警察長萊茵哈特決定要完結他的一件例行公事——訊問人質。他告訴門克保格安置好「發光器」——一個極強烈的燈，照着那塊囚犯站着的地方。他命令把耶諾西克帶進來。在這一羣人之中，他似乎最可能地知道一些關於格拉斯納普的結果。

兩個警察把耶諾西克推進警察長的辦公室裏來。他站在那兒，眯着眼睛。他的衣服鬆了，他的頭髮是一團亂堆，向各方面翹着。萊茵哈特看到在強烈燈光中眼睛發花的人這副樣兒，覺得頗為好玩。

耶諾西克感到一個老兵赴戰的那種愉快。雖然被關住了，在一個絕望的境地裏，他可還是充滿了光明；在他底袖中懷有一個計劃，這計劃也許將會突擊他的敵人。他曾經害怕他的機會也許永不再來，萊茵哈特也許連問也不問他，一下就把他處死。他曾經就

心，怎麼樣才可以和他會見一次——而現在，感謝天！萊茵哈特找他。

萊茵哈特忙着研究他的犧牲者。他在耶諾西克身上發現他所證明了的，在捷克民族身中所瞧不起的一切特點——這傢伙餓得很，也不大聰明，不文雅而且發出臭氣。

「一個人猿——」萊茵哈特對他忠誠的門克保格說。

這人猿向前走，而且使這警察長驚奇，他忽然開始說話了。

「大人，」他忽然說，「我看到你真是鬆一口氣——他是說的老實話。他的話是說得這麼地老實，以致於萊茵哈特向後跳了一步。我得要自首明白——我一直是覺得非常地可怕，但是真話終究得說出來……」

「門克保格，」萊茵哈特說，「教給這人猿一點禮貌吧。」

門克保格抓住耶諾西克，把他亂搖一陣子。「你只有問你的時候才開口呀——」他慢慢地，高聲地說，把每一個音節都着重一下。

耶諾西克睜着他的眼睛，用一種孩子氣的驚奇的神色睜得大大的。「不過這是很重要的，」他固執地堅持地說「假如你得自首的話，你就得自首。我的朋友，第二十二區的

過按波茲波里克——

「夠了夠了！」萊茵哈特雷吼似地說。「你這個糊塗蛋！你要一個塞子按到你的喉嚨裏面去麼？」

「當然不要的！」耶諾西克毫不在乎地說。

「你的糊塗自首我們以後再聽吧。」萊茵哈特嚴厲地說。「你是看管曼納斯咖啡店馬桶間的那個人嗎？」

「是，夫人，馬桶間，儲藏室和擦地板的那個女人波拉·波托烏斯可瓦太太。」

「你看到中尉從樓梯上走向馬桶間的嗎？」

「一個可愛的人，」耶諾西克回答說，「可是醉得像泥巴。在起初他講的一些話我全摸不着頭腦……」

「他問過你的話嗎？」萊茵哈特問，興趣被引起來。「你能記得他說的什麼話嗎？你最好是把真話講出來！」

「我請辭試試看吧！老實說，我會的！」耶諾西克答應說，他的面孔表示出他死

想的一副神氣。他是想的很死。他知道，一切是要以他現在所要辦的一個故事而決定的。

你知道，大人，我欠他的錢呀，」耶諾西克懺悔地說。他要避免給他底故事任何清楚的路線。

對於這個糊塗蛋的一切東扯西拉地回答問題，萊茵哈特開始覺得失望。『他跟你說了些什麼呢？』他吼着。『回答呀！』

『我欠他的錢。』耶諾西克固執地反覆說着。『五上個克龍和四十個海拉爾。可是我無法還清。你要知道，那錢是被人拿去了。當那位蠻好的年青人把我關進牢裏去的時候，他把那錢拿去了。連我自己的兩個克龍和我的三把小刀……』

『爲什麼他給你錢呢？』

『因爲我是一個老實人而他相信我，』耶諾西克說，他和善的面孔流露出他的美德。萊茵哈特真想要抓住這誠實的鸚鵡的頸背，把他的頭撞到牆上去。『而且因爲他需要我發一封信，』耶諾西克說，好像這件事不過是一個偶然意外的題目。

「啊哈！」萊茵哈特終於鬆了一口氣，算是從耶諾西克在一堆亂麻中找出了線索。

「那是那樣的信呢？」他很當心地追探。

「一封要特別寄的信，」耶諾西克說。「一封很厚，非常之重的信。一封重要的信。這正是爲什麼中尉——願他的靈魂安息吧——會給我十個克龍的原故。他是醉了，十分地醉，一封那個勞什子郵政局去吧，——請你原諒，大人，這是他親口說的話——把牠寄掉。——於是抽咽着，哭起來了。」

「那上面寫的什麼地址呢？」

「假如你忘記寄的話，我將把你的腦蓋骨都要打塌的，」他帶着眼淚說。「你是一個糊塗蛋——請原諒，大人，這是他親口說的話——可是你沒有醉，所以你去寄掉牠吧。」

耶諾西克與鐵非常地濃。他倒想滔滔不絕地講下去，可是萊茵哈特的巨聲把他的話打斷了：「閉住你的臭嘴！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地址？」

「我不知道，大人。我是一個老實人！我得到十克龍去寄那封信，不是去讀地址的。」

呀。讀地址是拆信的第一步，誰都不能引誘我幹這件事的，大人，誰都不能！」

萊茵哈特決定暫為不討論這樁道德哲學。「唔，」他說，「你什麼時候發這封信的呢？」

「這真糟，」耶諾西克慘然地說。他看起來有點淒慘，被他的良心所責問。

「你倒底寄了那封信呢還是沒有寄？」

「那可不是我的過錯，」耶諾西克辯解着說。「那位蠻好的年青人——他在我沒有到郵政局去之前就逮捕了我。」

「好！」萊茵哈特說。

耶諾西克搔搔他的頭。「才不好呢，大人，而是很糟！牠重重地壓着我的心。」

「那封信在什麼地方呢？」

「我不知道，」耶諾西克老實地說。「我把牠失掉了。我肯定是在那次混亂之中把牠落在儲藏室的什麼地方去了。耶諾西克——我對我自己說——不要失掉這封信啦。那位可憐的中尉，他相信你，不要使他失望才是啦！」

一般地說起來，萊茵哈特不是一個輕於動情感的人。可是現在他的拳頭在桌子上邦邦地打了一下。

「門克保格！」他嘎聲地命令著。請告訴我，我們是怎麼樣使人記起東西的？」
門克保格單調地背著道：「我們把他們放進站籠裏。或是用橡皮棍打他們，或是用鋼鞭，或是把他們的牙齒一個一個地敲出來，或是用他們的手指離開地面吊起來。或是

耶諾西克的表情還是照常地顯得呆板，和氣。當門克保格停下時，他只簡單地說：「你使我記起了我在小學三年級時的教員潘·布連先生。我在三年級裏面讀了四年書，潘·布連先生頗和我鬧得有點兒不耐煩。他用一根小樹枝做的鞭子經常地打着我。我聽到：你的頭和屁股沒有直接回連貫；所以在挨打之前和挨打之後，我的記憶力是同樣地不好。」

一會兒短時間的沈寂。在這期間內耶諾西克使他幼小時的呆痴引起人的深思。萊茵哈特開始對於那個不幸的教師布連表示同情起來。耐心！耐心！他想。「好好

地記記看！」他忠告地說。「我要你記出你倒底把信遺落到那兒去了！」

耶諾西克在他的拷問者面前站着，像一個可憐的不能說話而聽話的馬，被打得去拖輛牠從來不曾拖動過的重車，然而牠要試試做這不可能的事。最後他失望地舉起他的手。

「不成，不成，我不能。不是這種辦法。」

曼因哈特，弄得沒有辦法，幾乎又要來一串新的威嚇。這時他看到耶諾西克的面孔亮了起來。

我把我的掃帚和桶放開，於是我去取新鮮的毛巾來，於是我彎下腰結好我的鞋，於是我去——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有了，沒如我在曼納斯咖啡店的話，假如我能看到那個地方，我可以跟你打一個賭，我能記得起來的。你不會打賭的吧，我想？波茲波勒克巡按，他常告訴我：切不要和警察打賭啦，耶諾西克，因為你不行的。不過，假如我找到了那封信，你能把牠寄出去嗎？」

耶諾西克心中所仔細想到的到曼納斯咖啡店去的那個念頭，開始在萊茵哈特的心裏生根，而且發芽了。他想，加強這個糊塗蛋記憶力的最快方法，也許就是把他放到他所習慣的環境裏去吧。

耶諾西克害怕他的面孔會反映出在他心裏湧騰的那種興奮。萊茵哈特會咬人嗎？事實上萊茵哈特只懷疑耶諾西克一些普通的事體：計劃逃脫。因此他警告說：

「假如你打算逃的話，那麼讓我和你一五一十地幹吧。你這次短短的旅行將和我的兩個最厲害的人連在一起。如果你找不到中尉的那封信的話，我將要親自看到你在我死掉以前沒有一根完整的血管。你懂得這點嗎？」

耶諾西克是懂得的。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將要碰到什麼的。不過他還是興高采烈，很不容易壓住他的笑聲，呼聲和唱歌。生命是偉大，美麗而且是有意義的。同時死也是偉大，美麗的。

現在滾開去吧！萊茵哈特說。格魯伯中尉將會帶你去的。」

耶諾西克故作正經地鞠了一個躬：「謝謝你，你大人！」

半夜裡拉達從一個不安和夢多的感覺中醒來。她一驚地坐了起來，發現到自從萊茵哈特去後時間一定過了很久，而且布拉達一定也知道，祕密警察的網是如何收束攏來的。她趕快把她的衣服穿好，記起了他在分手時所說的話：「只有你覺得絕對必需時才來。」必需是多麼很快地就來了啊！雖然她很苦惱，但想到她馬上就可以見到他時，她又感到溫暖起來了。

爲了害怕她是被別人監視着的，所以她從後門溜出她的房子，而且很當心地在一條小街裏走。可是雖然她很注意，她沒有注意到從一個門口出現的一個人影，用聽不見聲音的腳步跟着她。

那地址是一個在海的公寓。她相信她自己沒有被人尾隨着，她按了一下布拉達的門鈴，於是她等着。之後她聽到樓梯上的腳步聲，同時看到一道光。他用一個大的發響聲的鎖匙把門打開了。雖然是在夜深，他的衣服可是穿得很整齊的。

「怎麼的——密拉達！」他說，「不要站在那兒像一個受了驚的孩子呀——請進來。」

吧！」他握着她的手，把她引上了這黑暗的樓梯。「我沒有打算有客人來，」他開玩笑地說。「不過我煮點一般人所謂的咖啡——起碼牠將會很溫暖的。你在發抖啦！」

布拉達的公寓是從一個很長，佈滿了灰塵的走廊通過來的。他請密拉達在床上坐着。「這是一個唯一柔和的地方，」他道着歉說。「我以前是生活得很好的，有許多的書，可是——你知道——」

「我喜歡這兒。這房間倒可以值得一個女人來拜訪呢。」她說，打算微笑一下。

「真的嗎？」他似乎有點難爲情，忙着弄咖啡罐。密拉達靜默地坐着，不知從什麼地方說起好。

「我很高興你來了，」他說。「我很寂寞。」

「我害怕你也許因我來而要責備我，」她回答說。「你說過，如果我沒有嚴重的事由，就不應該來看你的。」

「唔，」他說，「也許你跟我談不大來的。你看我穿好了衣服，因爲在一兩點鐘以內我必得離開去做一件工作的。我在行動以前老是很神經質的。所以我是在數時刻，打

算壓制住我的神經，打算讀書。我睡不着。『他把磨得很細的咖啡代用品放進開水裏面去。』『你有什麼事體發生了呢？』

『我一口氣跑到這兒來的。我想我也許有人跟着的。不過我很確定我逃開了。』
市拉達把電燈關了。於是他走向窗子，把窗簾子拉開，剛剛使得他可以看見外面，而外面的人看不到他。

『有一個人站在門口，』他說。『那人似乎是戴一頂灰色帽子。站好！把你的杯子拿穩！』

她喝了點，她的戰鬥開始靜下去了。

『現在我把你拖下水去了！』她說。『我真是傻！自從萊茵哈特到我房內來過，我應該知道得更清楚而不應該到這兒來的——』

『哦——警察長他自己！』

他在床上她身邊坐着，握着她空着的一隻手，撫着牠。『我把燈熄一會兒你不會生氣的吧？』他說。『在這幢房子裏這時沒有許多燈亮着的。我倒不要讓樓梯下的那個傢

候把你的所在地弄得太清楚了。

「他們會對於你怎麼辦呢？」

「聽着，密拉達——在這幢房子裏住着約莫有五十多個人，有些人住在朝着街的樓上，有些人住在朝着後院的樓上。那個戴灰帽子的傢伙不會知道你按着誰的門鈴的。他只是呆在那兒等你出來。」

「可是他們將會跟着你的！」

「很可能。我已經學到避開誘人計的。」

「不過他們將會監視這種房子的！」

「依照我底計劃我是無論如何不再來到此地了。你在這房子裏一直等到明天早晨吧。在我大約兩點鐘以後離開時，我將對付那位灰帽人的。我總有辦法除掉他的。」

他吞下他的咖啡。「這真可怕！」他叫着，做一個歪臉。「我能嚐這苦頭的；但是萊茵哈特希望的什麼呢？」

他底不在乎的態度使得她覺得有了保護，有了避亂所。她告訴他一切；告訴他在她

房子裏碰到萊茵哈特的那段驚恐；他如何地知道她跟格拉斯納普的吵架；爲了保護自己，她如何地幾乎要把那位中尉自殺的事情掀到萊茵哈特的面上，而終於沒有說出來；最後他離開她時是如何地不滿意，同時說要跟她保持接觸！

當她重新敘述這段經驗的時候，密拉達再也不能安靜地坐着了。在這火爐的微光的面前，他看到她在地毯上走着。她那巨大而不整齊的搖動着的影子，在牆上動着。

「我覺得是那裏地陷入他們的陣裏去了。那麼絕對地無援在他們的手中！」她可憐地說完她的話。

布拉達注意地聽着。現在他把他的臉埋在自己的手裏。「不要怕，密拉達！」他要求着。「我想法幫助你吧。」

我愛她——他感到了——而不能保護她。男子是喜歡保護他的女伴的，在她的週圍建立起一道溫暖和安適的牆——一個房子。可是他們轟炸我們的房子，燒毀牠，用他們的槍托把我們的門推開，同時侮辱我們的女子。哦，用我們的手指撕開侵略者的喉嚨吧！可是我們是沈默的，上了手鍊，沒有了武器，在困苦中等待着。

「我得告訴你今晚得要做的事情。」布拉達說，「因為這影響到你，牠甚至於還更危險及你……請你來坐在我旁邊吧……」

她服從了他的話，好像他的聲音有手，把她拉了過來。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一起工作——在布拉格一個無線電台的工程師。經過他我才有機會偷着廣播，假如有一個大的事件發生的話。我想大的事件是發生了。」

「我們將在電台上把德國秘密警察的可惡的陰謀宣佈出來。我們沒有辦法阻止人買的被殺。不過我們可以把納粹們的那個大謊送回到他們的老家去。我們可以讓整個國家知道他們計謀的真象。這麼一來，我們可以為耶諾西克復仇；為你，為許多別的人復仇。」

他的目的和決心迷住她，但也嚇住她。因為他是一個戰士，她被他吸引住了。不過她因恐懼而戰抖起來。她已經失掉了巴徹爾。她不願再失掉布拉達。「你怎麼辦？」她問。「你不為你自己想想嗎？可是我為你想想！」

她覺得被卑屈了。她不能忘記她自己可怕的危險而還想到他——他能有什麼給她

呢？他什麼也沒有，連他的生命也沒有。他能告訴她什麼呢？告訴她關於將來嗎？那太不能定了。關於他的情感嗎？那不能把他和這女孩子帶到什麼地方去。

『我愛你，』他說。

密拉達沒有作聲。她的心是多麼地渴望着這句話呵！不過，現在他既然說出了這句話，她什麼也覺不到，只覺得到一種恐懼，恐懼他離開她。

她的手緊握着他。

布拉達也對於他，白白害怕起來。『我愛你，』他重複地說，『我不應該說這句話的。牠對於我們沒有什麼好處，是麼？』他站起來走向窗子。灰帽人還是守在那兒的。

『我並不怕，』她低聲說。『我相信你。』

『今夜，』他繼續說，更安靜地，『我的無線電台的朋友和我做了我的演辭的一個聲片。明天我們將暗捕一位跟我相貌很相似的納粹播音員。我將代替他的位置，走進播音室裏去，把聲片安置上去，使機器轉動着，於是再走出來。就是這。』他笑着。『當他們發現我們愚弄了他們時，請想像一下他們的面孔吧！』

竟加入他的笑聲，覺得輕鬆，像小孩子似地高興起來。於是，回復了她的不安：「假如你走不出來呢？我想無線電台一定是看守得很嚴的。我底天，你的計劃真有極大的失敗可能性！二點稍爲的不當心可以致你的死命。」

他打算使她安心下來。「我一直倒是很幸運的。因爲我們有被殺的可能性，我們就得停止工作麼？我們會有什麼損失呢？這個生命嗎？我愛你，沒有話可以表示出來。但我得無辦法地坐着，看到你被交到那個萊茵哈特的手裏去。」

「你想我是多麼地把你放在危險的境地中！廣播被播出來了於那一忽間，萊茵哈特很謹慎地被保守住的秘密就馬上暴露出來了。無數的人民將會知道格拉斯納普的自殺於。而萊茵哈特原先只懷疑你一個人知道。我遠不及你的危險了，可憐的密拉達。」

她想，這是真的，可是她並不害怕！她笑着：「這是生命嗎？」她開玩笑地申述着布拉達的話句。「灰泥人在等待着，一位秘密警察長在追迫着我，要想從我得到情報感佔有我的身體——而我並不接受恐嚇的。」

一股強烈的情感充滿了布拉達的全身，以致打破了他的沉默。他把密拉達攔在

他的懷裏。

密拉達戰抖的身體緊貼着他，好像他是世界上她唯一所有的一件東西。是的，他就是這件東西。在他們的週圍是黑暗。他的雙眼就是唯一的光明。他的雙臂就是唯一的力量。他的雙手就是唯一的溫柔。他的嘴唇就是唯一的慰安。

「親愛的，」她低聲地說，「當你走了時，世界就停止了。」

「可是我得要走呀！」他說。

在曼納斯咖啡店的地下室內，耶諾西克和他的兩個看守人打量着他們面前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格魯伯這時拿着手槍在旁邊看着。一個佈了灰塵的電燈泡照着這間儲藏室——也就是耶諾西克底王國的一部份。這兒有許多舊箱子和匣子——這些東西都是老板叫他看管的——破傢俱，空瓶子，一堆舊菜單，地氈，桶，掃帚，籃子——全是一個酒館的一堆亂七八糟的廢物。在這堆亂東西之中，要找出什麼東西，尤其是一封信，似乎是不可能的。

耶諾西克陰慘慘地搖着他的頭。「一切東西不是像我離開時那個樣兒。我想中尉的信在這堆垃圾的什麼地方遺失掉了。」

「唔——開始尋找吧。」格魯伯說。

耶諾西克鼓着一股氣來尋找了。拖着兩個警察作爲尾巴，他翻箱倒篋，跌在瓶子堆上，掀開傢具。沈重的灰塵像雲塊似地飛了起來。格魯伯跑到門邊，把他的鼻子伸向門外。那兩個警察可沒有這樣的救濟辦法了。他們的肺充滿了髒東西，他們的眼流着水，他們的面孔變得狼狽。耶諾西克任性地尋找，一點兒慈悲也沒有。

「我非找到牠不可，」他咀嚼地說。「我非找到牠不可！如果那可憐的警察長回去沒有這個重要的文件時，他將怎麼說呢？呀，這一角——也許牠就在這兒的！」於是——堆舊菜單倒下來了，他們得走過這一堆紙。「我非找到牠不可！」他越向裏面翻，紙片就越忽而向左忽而向右地飛。

現在耶諾西克慢慢地找到那個醫藥匣子旁邊去了。當他打開牠在裏面摸索時，他居然想辦法從衣袋裏拿出了一箇紙條，把牠塞到這匣子的底層去了。在這紙條上是那個可怕

的地址。這地址是他在監牢裏寫下來的。這兩個警察看到了沒有呢？

那個「孩子」走了近來。「僧在那兒嗎？」他問。「否則這尋找完全是開的一個無聊的玩笑嗎？」

耶諾西克轉向擦皮鞋的匣子。他幾乎要倒下來了。那些軍火駁船的命运現在要看格魯伯的眼睛是如何銳利而定了。格魯伯於是望望那些瓶子，紗布和藥棉包，看到了那個小紙條。

他把牠拿出來，放在手指間捏着，縐着眉，使得耶諾西克覺得他捏了一個無限定的時間。

「這是一件什麼東西？」他問，他的聲音表示出好奇多於疑慮。他的話好像是雷打在耶諾西克的身上。

「你！」格魯伯喊着耶諾西克。「你來！這是什麼意思？」

「這嗎？」耶諾西克嘶聲地問。「哦，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了不起！」

格魯伯重重地打了耶諾西克一個耳光。這一聲使得耶諾西克的耳朵響起來。「假如

我問你什麼東西，這「孩子」說，「那就是很重要的——懂嗎？」

「是，大人。」

「那麼呢？」

「牠是一個地址。」

「這點我自己也知道的。誰的地址呢？」

耶諾西克猶疑起來。「這是一個醫生的地址——治花柳病的一個醫生。我們把牠藏在這匣子裏。你需要牠嗎？」

耶諾西克看到這「孩子」的拳頭打了下來。這一擊落在那個同樣的耳朵上，使得牠更痛更響。

「你這捷克豬！」格魯伯叫起來，把那紙條捏成一團，扔向地板上去了。「這套喜劇夠了！」格魯伯怒罵着。「我們尋了這一整房，並沒有什麼信在。把他帶到總部去！我們要使他懂得跟我們開玩笑是什麼意義！」

耶諾西克閉着他的眼睛，深深地呼着氣。那堆壞了的紙條是被忘記了。牠躺在曼納

新咖啡店馬桶間的地板上，不在乎地，很天真地，誰都不知道該有多少的計劃和希望，多少的血的命運是繫在牠的上面。

警察遵着格魯伯的命令，把他們的囚犯又拖到他們總部的汽車裏面去了。一閃眼那諾西克看到一個人影從街道另一邊的一個屋子裏走出來。他好像對於這影子是很熟識的。牠是很高和呆笨，像那個禿頭的碼頭夫。

在警察長的辦公室內，煤礦業巨頭萊夫·普拉森格站在萊茵哈特的桌子面前。他很確定地感到這會談是他被釋的前奏。當他看到萊茵哈特站起來和聽到他這樣很客氣的問候「普拉森格先生，健康很好吧？」時，他馬上就下結論道，這位友邦官員，將要以德國政府的名義向他作一大番道歉的。

萊茵哈特向門克保格招手，請他拿一張椅子給普拉森格。於是忽然間射光圈被開亮了。這道使人目眩的強光使得普拉森格感到好像排好隊中的一個犯人。不過他仍是打算原諒這位警察長的。他使得自己想：警察都是這麼一套的，同時他蹙着，想保護他那發

花的眼睛。

「我的名字是叫做萊茵哈特，」警察長開始說，靠在他的辦公桌上，為的是想把普拉森格看個清楚。他從來不曾看到過他陰謀中的中心人物——一位要員——爲了要得到他的財產，一件自殺案子可要變成謀殺案子，還要製造出人質來，殺掉他們，追逐美麗的學生，花整夜的工夫來作累人的訊問……

看到普拉森格猝然要昏倒的面孔，這位警察長真正看到一個棋盤——他正在用許多最複雜的手法要贏一盤棋。

普拉森格很謙遜地咳嗽着，要引起萊茵哈特的注意。「萊茵哈特先生，我從你部下所得到的被逮捕和侮辱並不能怎麼完全地使人愉快。我希望——」

「我知道，」萊茵哈特打斷他的話頭說，「改善的餘地總是有的，秘密警察有這麼多的事要辦，所以很難給每一個人他所應得的注意。」

「我懂得，」普拉森格帶一個妥協的微笑承認着。「我很能懂得。」他希望萊茵哈特現在能夠說出釋放他的那個很有重量的字。可是，一個意料不到的問題忽然向他發出

「你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看到錫格拉斯納普中尉的？」

普拉森格驚奇起來，訥訥地說：「怎麼的，最後一次——你這是什麼意思？」

「請你簡截地和老實地回答！」

「你以為我跟這件案子有關係嗎？」普拉森格抗議着。

「你最後一次是什麼時候看到他的？」

「我就從沒有看到過他——也許——我會經看到過他——不過我怎麼會知道呢？」

當你的部下忽然想起要逮捕我時，我是最感到驚奇同時也最煩惱。我得要問你——」

「我親愛的普拉森格先生！」萊茵哈特舉起他的手要壓服他。「你似乎起了一個錯

誤的觀念，的確的——在這個辦公室裏，發問權是屬於我的呀！」

「可是——可是——一定有許多我的同事來詢問過我。我不能夠就是這麼失蹤了的

呀！」

萊茵哈特點點頭。「是的，你的同僚曾表示過極使人感動的忠誠。我們曾接到過無

數的詢問！」

「啊，我很快樂！」普拉森鬆了一口氣。他沒有完事，沒有被遺忘——這位小小的總密警察官依然是那類喜歡兜圈子的人物，他喜歡在達到本題以前，花費許多寶貴時間。

「當然，」普拉森格馬上保證地說，「假如我能幫助解決這件極惡的殺人案子的話，那我是太高興了。現在——你能給我必須的文件嗎——？」

萊茵哈特舉起他的眉毛，表示顯然的驚奇：「什麼文件？」

「我釋放的文件！你不發什麼文件使我來通過門衛嗎——你知道嗎——？」普拉森格的聲音達到絕望的低聲裏去了。

萊茵哈特高聲地，拖長地笑了起來。他是正在娛悅自己。看到這個普拉森格哀鳴，看到他在苦痛中低下他鬪牛的頭，看到他結巴巴的手指癱瘓地動着，萊茵哈特感到非常地痛快。

「你真的在想，」他做出吃驚的樣子說，「你真的想我們會釋放你的嗎？因了你波希米亞·莫拉文煤礦企業組合的董事長嗎？」

普拉森格頹然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可是我跟你們合作過呀！」他辯護地說。

增加了我的煤炭生產，來履行你們政府的定貨。我盡我的可能來支持你們，來幫助你們過呀！」

「我知道，我知道的！」萊茵哈特頗為抱歉地微笑着。「可是你還沒有了解我們現在所處這個可怕的環境。假如我們釋放你的話，你的同胞將會說：人質，哈哈——國社黨人不把牠當一回事的。看普拉森格——他們讓他自由出去！我親愛的普拉森格先生，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呀。」

萊茵哈特的「原則」這個字，使普拉森格覺得墜到無底的深淵去了的那種感覺停止了，而他又帶到清醒的理智的世界裏來。他認得出那隻手心朝上，準備被污的伸出來的那隻手。

「原則——」他說。「多麼真確，多麼真確呵！萊茵哈特先生，假如你暫為叫你底聲音退一下，我將會覺得更自由的。這是私人問題……」

「啊，」萊茵哈特微笑着。「我懂得了。門克保格，你可以到外邊去一會兒。」

普拉森格很信任地向前斜倚着。「你真能見機而作，警察長，」他開始說。「我能

了解這一點的。假如你讓我出去的話，那是對於你很壞的宣傳。不過這件事可以有辦法調整的。假如你釋放我的話，我將藏匿一個時期的。我將換一個名字到瑞士去——請你放心，等待我應付好了。爲了報答這點恩惠，你要我怎麼辦呢，警察長？」

萊茵哈特沒有回答。他很好奇地想知道普拉森格以爲自己的生命能夠值得多少。

「一百萬克龍嗎？」普拉森格作一個試探

萊茵哈特微笑着。

「五百萬嗎？」

萊茵哈特微笑了。

「五百萬？」

萊茵哈特從桌子上拿起一個小的匕首，沈思地玩弄着牠。

「也許，」普拉森格試探地說，「在目前這種不安定幣制之下，你對於現款不感到興趣的吧。我有一個煤礦我可以簽字送給你——」

他停止了玩弄匕首。「你把你底生命的價值估計得太少了，不是麼？你似乎只想讓

性你自己一部份。多麼可笑呵！當你死掉時，你什麼也不能有了的！」

「你想搶劫我了！」普拉森格叫起來。「你們不感恩嗎？不承認我底功勞嗎？」

「不。同時我請你把聲音放低點。想賄賂一個德國公務人員是違反法律的。」

「你倒底要多少？」普拉森格信信地說，對於這種無恥感到極大的憤怒。

「一切底東西。」

「一切底東西……？」普拉森格的嘴大張着。「我有我的責任，一個妻子，兒女和

家庭。你未必就沒有良心麼？你要我牙齒內的補金嗎？你要我的一磅肉嗎？」

「我親愛的普拉森格先生，我要你想想。想一想呀！你有權拿出任何東西麼？你不

知道，只要你一死我們要什麼就可以有什麼的嗎？」

普拉森格覺得有一隻手伸到他的腦髓裏面去了，同時用那些指在攪着這柔軟的物

體。活着！我得活着！他想。萊茵哈特是一個死神，帶着銀扣子的黑色死神。萊夫，普

拉森格在他痛苦之中抓住生命。用每一根神經，用你的牙齒，用你的手指甲抓住生命！

這些國社黨人所要的是什麼呢！——頭替罪的羔羊嗎？想一想呀！誰能有羔羊的特色

呢？是的，他有了；忽然他覺得安心起來。

「耶諾西克！」他安靜地說，眼望着警察長。「耶諾西克殺掉了格拉斯納普的。他在監牢裏承認過這一點的。萊茵哈特先生，老實講，我倒是不告訴你這件事而得到開釋的。不過，你既塞住了任何去路，那末我只有告訴你真話了。這兒就是你們的謀殺者。從這一忽間起，我就不再是你們的人質了，同時我希望你盡你們的責任。」

這位警察長微笑了。他很欣賞一個倒在他槍桿上不折不扣的混蛋的。「唉，普拉森格先生，你就從不說一句關於死的話嗎？你怎樣能夠證明你的控告呢？」

「我聽到過他的自白。假如他否認的話，我的話可以反駁他的。不過請考慮一下：像耶諾西克這樣的人是憎恨權威的——你的和我的。他們討厭固定的秩序而想推翻牠。只有耶諾西克有機會殺死那位中尉。而且……」

普拉森格停下了，他的話頭被外廳裏的腳步聲所打斷了。在門口，門克保格伸進了牠的頭。

「格魯伯中尉已經回來了，警察長，」他說。

「好吧；我馬上就見他。」

門被推開了。耶諾西克，頭髮蓬鬆地，被推進這房間內來了。

洛魯伯走向桌子，立正，敬了禮。

「報告，警察長，」他說，「我們去搜索了回來。」

「把那封信交上來吧！」

「報告，警察長，沒有找到這隊的一封信。請你原諒，我相信這整個的事兒是一個

騙局。根本就沒有格拉斯納普這麼一封信存在。」

「好！」萊茵哈特震怒地吐出這句話。「又是一個騙子！你們這些捷克王八且將認

爲這是什麼呢？幼稚園嗎？啊，你們還沒有嚐到滋味，還沒有！」

「門克保格！格魯伯！把這兩個傢伙裝進——裝進寶匣（註）裏面去！要對他們厲

害！厲害！我說——厲害！」

（註）寶匣（Chest）大概是某種刑具——譯者

又是一天過去了——那些人實可以少活一天——萊茵哈特很滿意地想着。他等待這齣戲的完成——槍斃……

他現在是等待着密拉達從她的監牢內帶出來。密拉達是那天早晨，在阿爾木加工廠的機器旁被捕的。現在她走進警察長的內屋辦公室，戰抖着而且面孔慘白。在那間潮濕監牢裏的孤寂生活，在她那特殊的美上又添了一點清明的素質。這美，對於萊茵哈特，簡直是迷人。

唔，他有一點宿怨得和她弄個明白。比如那個獵犬克拉托其微爾的慘死吧。他的屍體被毀壞得簡直認不出來。這決不能說是像警察所報告的那麼的『街頭意外事件』。不過密拉達自己不能殺掉這個偵探。她一定有些同謀。這些人關於格拉斯納普的自殺事件，知道得恐怕比她清楚得多。

『請你看看這！』他說，同時把一個照片推到桌子這邊來。她遵從了他的命令，但是認不出這張照片。『這，』萊茵哈特表示出一股情感地說，『是我底部下克拉托其微爾的遺蹟。』

她現在才了解到這張照片是什麼意思。牠很醜惡而且也很殘酷。她把牠放到桌子上去，儘可能地放得遠。

「你害怕！」他說。「你應該負責的。你和一些別的人，我們將從洞裏把你們挖出來，把你們打死。」

密拉達冷酷地說：「你錯了。我並不害怕。我已經忘記了什麼叫做害怕。自從你進我屋子的那一分鐘起，我已經知道我是完了。從那時起，我是過着借來的光陰。我知道，你喜歡什麼時候，你就什麼時候可以結果我的生命。」

她的精神引起他的注意。擊服他的犧牲者這件事，他已經厭了。作爲一個男子，她底肉體的美對於他也是一種挑戰。這個他希望要征服的女人同時又是他的仇敵，而且兩方面都知道這一點。這情形真是充滿了極大的興趣。得到她也就是征服她。他站起來，走近她。

「很好，」他微笑着，「我們能夠相互了解。當然，處置你是我的責任，因爲你是屬於最危險的那一類的敵人——理想主義者。不過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那是完全

由我自己決定的。」他用他的黑打量着她，在他眼睛的週圍，他做出幾道和藹的褶紋。

「你生命的時間限度，」他說，「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密拉達慢慢地從他退開，沒有使他感覺得到。

「我們可以定出一個時間表來，從最小的單位開始——比如，一個和藹的微笑值得你生命的一點鐘。一次老誠戀愛的努力——值得一天。」

她猛烈地搖着頭。

「不嗎？要記好，我能夠使你最舒服——好的東西吃，愉快的房子住——」

他看到了她大眼睛裏的恐怖。「不要逃走！」他喊着，忽然地不耐煩起來。

這喊聲打破了包圍着密拉達的催眠力。

她清清楚楚地看着他，正如一個小蒼蠅在蜘蛛網裏被網住，看着蜘蛛的一樣。他把她逼到牆邊去了。他的呼吸逼促。當他逼得一步一步地近時，他發出慾望的短促聲音。

密拉達打算把他推開去。但她的手被抵着他的身體，被握得動彈不得。她要咬他，但她的牙齒只能咬到他光滑的土衣的布。

她的頭開始昏起來。這樹出着汗，喘喘着的野獸，聳立在她身旁，狂暴起來。他的四肢是像鍊子一樣，打不碎，而且每一分鐘都在加重，要絞縊她的肌肉。

她作了再一次的努力要解放自己，緊張起她的肌肉和神經，一直到血液射到她的頭上去而她自己以為她的脈管爆烈了為止。於是，猛烈地一扭，他把她的手臂翻到她的肩膀上去了。

她昏過去了。

最後警察長從躺椅上站起來。他很覺不快，這女孩子一直是失掉了知覺。在另一方面說起來，她的靜止滿足了他所渴望的權力和佔有的快感。是的，她是一件最美的東西，而且他已經征服了她。一切東西得服從他的意志。

密拉達漸漸地回復了知覺。他走到另一間房子裏去取一瓶酒和杯子來。當他回轉來時，她的眼睛已經睜開了，而且穿好了她被撕破了的衣服。

他把酒倒出來，遞給了她一杯。

她搖搖頭，於是嗚咽起來。乾枯而痛苦的嗚咽。她不要哭了，而且她居然馬上也就把她喉嚨裏痙攣的抽咽壓服了下來。

「喝你的酒吧，」他敦促着說。「也許一點兒的音樂會有助於你的神經的。」他轉動着無線電收音機的波度盤。「霍亨佛里伯進行曲」的調子在房間內飄動着。「我們要給你一件新衣服，你喜歡什麼顏色呢？」

音樂停了，接着的是報告：下面的節目是新聞報告。

「要聽新聞嗎？」萊茵哈特愉快地問

「你不必問我，」她苦苦地回答說。

「你的話真有理！」他笑着。「只要客氣，總不會使人不快的，雖然……」

於是一件奇蹟對密拉達發生了。忽然間這房間是充滿了布拉達的聲音和存在。他那高亢的，溫暖的，熱烈的聲音。很清楚地，一點也沒有錯。

「布拉格的市民們！明天有二十個人質因守一個國社黨人，十一個格拉斯納普

中尉——的謀殺案而被槍決。這個人不是被謀殺的，而是自殺的。

萊茵哈特面上慘白起來。在一秒鐘內，他變得惶惑不安起來。他瘋狂地跑向桌子，拿起電話傳聲筒，把電線弄得糾纏起來了，罵着，喊着。

「現在沒有了法律，甚至於沒有了國社黨的法律。他們因了要殺的原故而殺，要拷打的原故而拷打。」

密拉達站了起來，興奮着，歡呼着。這些話是對大家說的，但布拉達的聲音是對她說的。在她受着極深沈的屈辱時間內，她是報復了。親愛的——她的心唱着——我是在這兒的。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再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使我們想和侵略者生活在一起了。我們得跟他們鬭爭。」

他們叫我們做的事，我們得怠工；他們叫我們開的火車，我們得使牠出軌；燒毀他們的倉庫，他們開的車子，他們住的房屋。」

「停止！」萊茵哈特對着電話傳聲筒吼着。「停止！」

「你不能啦！」密拉達快樂地叫着，「我們這兒也有，那兒也有，遍地都有！」

毀掉他們，正如他們毀掉我們的一樣！打倒他們，正如他們打倒我們的一樣！殺死他們，正如他們殺死我們的一樣！」

萊茵哈特打着他的桌子。他的眼睛似乎要跳出他的眼巢，他叫出來的字句在空中打着旋，糾纏成一團

於是一個突然尖銳的聲音在收音機內響了。一個喘不過氣來，尖銳的聲音道着難堪的歇意，說這是一件意外，一件驚人的錯誤。

萊茵哈特盛怒地關了收音機。他懂得很清楚這事件的意義。他更謹慎地保持着的秘密現在是被透露出來了。數百萬的人會知道牠的——每個人。他的計劃，他聰明的設計，他的工作——完了！他現在成了布拉格市的一個笑柄。海德里西！他想，於是冷酷的恐怖籠罩住他的全身。這位總監對於他辦事拆爛污的部下是沒有慈悲的。

他聽到一個什麼人大笑。

笑！他想。笑吧！所有的人將都會笑的。他抬起頭來望，於是他看到笑的人是蜜拉達。

「你嗎？」他說。他已經忘記了她。可是看到她勝利，他站了起來，使得他的面孔做出一個笑容。

「一件不幸的意外，」他說。「不過讓我提醒你——不管這件廣播的玩笑——我明天早晨將仍照計劃槍決那些人質的。」

「我希望這不會打斷你的興緻的，」我昨天請你去參加這處決會……我堅持着我底邀請。

她垂下她的頭。他又在打擊她。

這位警察長不安的夜，被海德里西一個特別的備忘錄弄得更不安了。這備忘錄是兩點鐘左右送來的。牠上面辛辣諷刺的語語，顯得出那個人的盛怒。

我交給你一件重要的，秘密的事做。你不僅讓這案子的秘密洩露出去了，而且還讓牠在所有的估領被廣播了出去。不久我將對你致我的賀意……

他念了又念。

這位警察長只有承認他錯了。犯了警察事務上一個絕大的錯誤：他把敵人估計得過低！他怎麼辦呢？他就要場台嗎？這個古城，連牠的一些黑暗的角落和秘密，影響到了他的判斷嗎？或者還是振起精神來反抗比他強大的一個力量——無窮盡的謀叛嗎？

唔，在人質被處決以後，他也許會覺得好一點的。他必得埋掉他們，毀滅掉他們的靈魂；這是他當前的主要工作。於是，恢復常態。假如海德里西怒罵又怎麼辦呢？他只有坐着不動，聽着，對於一切點頭稱「是」。總監的怒氣也總有一個地方可以窮盡的。

密拉達被帶了進來。她穿着他爲她找來的新衣服。這是一件很簡單的藍色服裝，牠的唯一裝飾品是一個小小的白領。我底行刑衣服——她想。

警察長很愉悅地驚奇起來。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像一件新衣服托出一個女人出來的——他想——不管她經過了些什麼東西。

「使人驚倒！」他叫着。

他又被她迷住了；在他自責了一番以後，他的性格是柔和了一些。

「我是爲了你將快要殺掉的那些人而穿這衣服的。」

他露齒一笑，握住了她的手臂。「唔，」他說，「現在是去的時候了。他們在等着你呢。」

駐紮着布拉格德國秘密警察總部的貝茲克大廈，牠的庭院原不是爲秘密警察的目的而設的。在夏天，這大廈的主人曾經在這兒開過極盛大的遊園宴會。現在這兒的小灌木和樹兒都被砍了下來，爲的是在這高牆的面前讓出一塊空地。

一張沉重的門，響一聲開了。穿着黑制服的國社黨警察出現了；在他們的後面，站成一排的是五個人質，被牽到庭院中來了。

在他們之中有耶諾西克。他拖着受了傷的身體，跛行着，壓住他的呻吟。雖然他在『寶匣』內受過了苦，他可仍是很緊張，抱有希望的。他的消息傳遞了出去嗎？在他沒有知道以前他得死去嗎？他一隻手的斷了的指頭，孤零地懸着；他用他還沒被打斷的手來支持着受了傷的那一隻。可是他舉起他的頭，爲的是要聽到從外界穿進來的一點任何低微的聲音。他的活着的，還能夠聽的耳朵只有一點點兒的光陰來聽到那巨雷似的爆炸聲了。人質差不多快要走近槍斃的那條生硬的界線了。

在牆腳下淌着一堆新鮮的血。地面變得泥濘了，那前一批人質的足印，當他們身體被拖着時掃出的一道痕跡，是顯得可怕地清楚。

這一羣人質恐怖地停了下來，但是耶諾西克似乎什麼也沒有注意到。當他走到萊茵他的地位時，他的頭仍然是滾着的，靜聽，靜聽。

在隨着這庭院的窗子裏站着的是萊茵哈特，密拉達站在他的旁邊。在密拉達的恐怖的眼睛前面，槍斃隊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三次工作。一個聲音三次下過命令：「*Recht!*」（開槍！）有三次五個人質在地上倒做奇怪的一團。

萊茵哈特像有頭似的沈寂望着這情景。密拉達在他旁邊已經不能把眼睛從這使人發呆的景象掉開。每一排槍聲使她震撼到她心的深處。她的嘴唇白得像蠟的面孔一樣。她的手指抓進她手上的肉裏去了。

當這人質的最後一批出現時，她忽然掉向萊茵哈特，用一個沒有調子的聲音說：「我看不下去了。」

「但是這是最好的一幕呀，」他說。「我要使你看到耶諾西克——一個極端固執的人——我們是如何一勞永逸地摧毀他的固執啊。」

這名字提醒了密拉達的記憶。她聽到布拉達說過：「在老百姓中，我認識得一個大

無畏的人——一個叫做耶諾西克的人。」

「那一個是耶諾西克？」她問。

「那兒！」他指着，「那兒顯得帶着有點傷的人。」

密拉達可以看到被糟塌了的，變了形的，不大像人形的圓腦袋。她看到他那鄙陋的
上衣，黑黑地被從他所挨打處所流出來的血染污了。她看到他是如何地支持着
他那隻殘廢了的手，扭下的手；她還看到他現在只剩得一隻眼睛了。

我不應該叫——她想——我將不叫喊。我要看到這痛苦的結局：這是我的命運，也
是我的工作。

萊茵哈特把他的紙煙丟開。『他們現在準備好了，』他說。

指揮官的指揮刀閃動了。『注意！』——『準備！』兵士動了，十二個人像一個人
一樣。

一個可怕的，破碎的聲音喊着：『真理戰勝一切！』

幾個世紀以前，捷克自由的預言家就是這麼死去的。

開槍！

真理戰勝一切！」是一陣悶聲，真像一團火，一團火……

步槍響了。

這麼着耶諾西克死了——一個普通的人，他，民族的「個兒子」。

槍的達達聲引起一陣極大的回音。一陣摧毀性的巨轟擊從河內升了起來。一股澎湃的黑烟染黑了這一塊四方的天。轟炸聲一陣一陣地響着，把這大廈連地基都撼動了。

兵士和警察都狼狽起來，他們互相推擠，向房子這邊跑過來，想逃避這似乎已經是無法控制的東西。警笛尖叫了起來，在什麼地方高射砲隊也向着他們看不見的敵人狂叫起來。

只有這些人質是鎮定的。他們像他們倒下來時的一樣，各人有各人的樣子躺着。耶諾西克的頭仍是翹着的，好像雖然他是死了，他仍然是聽着那個轟擊——這在他底生命中來得太遲了的轟擊。

在樓上的辦公室內，萊茵哈特躺在地板上，想避開炸彈，墜石，或者任何可以傷害一個警察長的東西。

密拉達站着，被這災害的可憐的美所迷住了。她把窗子拉開，嗅一嗅這空氣微微辛辣的氣味。她猜想這爆炸的真象：這被壓迫的民衆，她底民衆，已經在用很強大，勝利的一擊，向敵人回擊了。她很幸運地能看得見這對話——斃人隊的塔塔槍聲和河上響來的這轟然的回答。

「聽呵，警察長！」她在這不斷的轟聲中叫着。『你的威權在什麼地方呢？在那兒——你的人質是死了。可是還有無千數萬的耶諾西克，你無法得到手。這不過是地球的第一次微震呀。將有一次牠會在你底脚下張開口的！』

警察長是忙於注意自己的安全，而無法管到密拉達了。

最後在外面的聲音停止了。他默笨地站了起來，面孔上帶着一個歉然的傻笑。他把制服上的灰塵拂了拂，把帽從地上拾起來。

「你剛才說的什麼呀，親愛的？」他問。

沒有回答。他向四週望，目瞪口呆起來。密拉達已經逃掉了。

門克保格用一種極高的速度開着車子。走近卡爾橋時，他把汽笛弄得震天的響。

「停住這個討厭的尖聲吧！」萊茵哈特喊着，他的神經緊張起來。

「我不能，」門克保格粗暴地說。這條河整個的堤岸都被塞住了，而我們得開到總監的公館去呀。」

萊茵哈特倒到他的坐位上來，他的手蒙着耳朵。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怎麼能夠想想呢？每個人和每一件東西都是在反對着他。密拉達，在這轟炸後的混亂之中，很輕鬆地溜出了秘密警察的總部。在他剛剛可以注意到這件事之先，關於這次轟炸的初步報告都來了，佔據了他全部的時間和注意力。

停在河上的三艘軍火船全都被炸了。派去看守牠們的軍隊全部失蹤了。半點也不希奇，他們必定全被炸得粉碎。幾千萬馬克的軍火全都被毀了。這整個的城市，帶着惡意的快感，震抖了起來。

他很能想像得出來，他將會看到那位偉大的海德里西懷着什麼心情的。而他將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報告給他，除了這樁事實——那就是他的部下正在搜索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出這次犯罪的人。

這輛大車子在總監的公館面前停下了。萊茵哈特夾着他的文件夾，走了出來，對於問衛的敬禮沒有回答。

海德里西又是站在窗子旁邊。可是今天，當門一關上時，他就把面孔和警察長

他馬上就說：『我這兒有兩張文件，有一張需要你簽字。第二張是把你調到目前在俄國作戰的突擊隊德意志團。請在這兒簽字吧。』

海德里西把這辭職呈文件推過桌子這邊來。萊茵哈特很小心地把牠接過來，讀着：

「很失敗地沒有保護好領袖和國家在布拉格的利益……這文件是這麼開始。

萊茵哈特的手是像冰一樣的冷。這信從他的手指間溜出來，飛到地板上去了。

調到前線——萊茵哈特所想的就只這一點。他——萊茵哈特這事是一個中年的人，當然不會成爲一個好的士兵的；而現在得離開他們辦公桌去應付那些怪物——坦克車。

「爲什麼呢？」他不得不叫了起來。「我一直是很忠誠地爲你服務呀。我一直盡力而爲地幹一切事。我仍然地失敗並非是我的錯誤呀。對方也很凶——你知道的——」

海德里西冷冷地說：「你要問我的決定嗎？」

「不是——不是！」萊茵哈特對他確定地說。「我怎麼敢！可是到前線去！我不應該受這種懲罰。」

「你是一個懦夫，」海德里西說。「不過我是料想得到的。我送你到那兒有很好的理由。我不能讓我底敵人活着的。我親愛的警察長，從這一秒鐘起，我對於這樁事實毫無幻覺——那就是，你是他們中的「一」。」

萊茵哈特懂透了。這是他的結局。他現在看得清清楚楚。

「總監！」他說。

他鼓起勁來，拿起他的辭職信，用很生硬，直豎的字體簽了他的名字。於是比齊腳根，他舉起手行了禮。可是在他還沒有喊出他那個習慣的「希特拉萬歲！」時，總監已經吼起來了：

「滾開你的！」

萊茵哈特掉轉身，跑了，他出了一身汗。

古今出版社新書

在甘地先生左右

曾聖提 著

甘地在去年六月間所發表之『致 蔣委員長書』一文中會說『……以後在印度，我有一位非常好的中國朋友，同我一起住了好些時候，我們都很喜歡他。』這位『非常好的中國朋友』，即本書作者曾聖提先生。作者爲甘地先生入門弟子，本書爲紀念甘地先生最近一次絕食而作。書中敘述甘地先生之日常生活，繪聲繪影，親切而有趣，爲此絕代聖雄之一鮮明而生動之浮雕。印度問題已爲舉世所注目，欲了解印度必先了解甘地，讀此書時，吾人如坐對甘地先生，親聆其聲效也。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安圖字第六七〇號

10